長山縣志

十三

DS
793
S42
C4883
1801
v.9

LIBRARY
JUN 29 1971
UNIVERSITY OF TORONTO

知長山縣事皖桐倪企望重修

藝文志二 記 贊

記

新建范公祠記 治平二年三月 宋虞部員外郎知縣事韓 澤 邑人

古之治天下所謂不賞而民勸者非謂絕而不賞之也賞一善而百善進也何哉自京師至於郡縣郡縣至於鄉黨其閭有德行節義可稱者取而旌之生爵於朝廷死表其門閭如此風俗莫不勸勉也漢唐之間雖不及於三代而亦號為治者此道素行也且今之天下何異

於古之天下而風俗未厚於古者得非此道之廢歟故
文正公范希文之於於陵也豈特德行節義而已哉夫
公家世姑蘇幼則孤弱無父所怙而後隨其母氏來居
茲土留而不去遂爲邑人及其長也卓有所立鄉人奇
之嘗廬於長白　日自諷誦雖刻苦不暇每患其寡友一
日超然遐舉四走方外求老師巨儒以成就其業不數
日間大通六籍聲名傾動世祥符中會明天子詔天下
舉賢能者公素擅鄉閭之譽爲鄉大夫之所賓興一上
而中殊科尋補職任驟歷臺諫丕謨碩德忽加乎生民
鯁議讜言忠許於當國天下之人無賢不肖不謀而同

辭曰范公始登輔相太平何遽及乎領邊郡握兵權談笑樽俎之間折衝方面之難威聲遠播坐鎮獷俗以致疆埸塵清投烽釋警敵不敢犯邊盜不敢入寇天子倚之如金湯視之如腹心何患乎西陲何憂乎北塞時以海內既安邦國無事乃擢二樞府參預機務天下之人驩然相語曰范公用矣但翹首跂足以待太平爾公自是負上重責謂其功不可亟成必待馴致故其所爲志在遠大移風易俗釐革奸弊下緝臣儀上禆袞職欲行之以久而冀效於後也夫易稱漸以正邦公實用之矣惜乎其不能終之而薨苟設使終之則周召伊傅曷以

過此嗚呼天之生公將以輔世功未及宣何遽奪之詩云彼蒼者天殲我良人此之謂也公沒之後也里無傳焉噫古之人有德行節義取而旌之猶能以勵其風俗況有功於天下者乎治平中澤尚宰是邑訪公之跡得公之實因謂邑中諸君子曰范公爵位如此其高功烈如此其顯豈非茲邑之盛事耶何從而不爲之祠諸君從容而語曰今日之議允符夙昔之願盖邑民素有是心而患爵位者未嘗注意既聞澤言翕然樂從爰飭梓人構堂宇命繪工圖儀形一之二之月經始三之四之日告成材斂餘羨用不漁民既而修建成謁偉像洋洋

乎威靈如在使夫十室之民朝夕耳仰而目屬自非嵬
瑣之類得無聳激薄者敦懦者立如是何患風俗之不
及古也故曰不賞而民勸謂此矣愚之所以建公祠者
非止爲乎公也爲民也非止爲乎民也爲天下也澤竊
邑滋久慙無異政聊述其美以傳於後公之能事大參
歐陽公褒賢之碑詳矣此不覼縷舉其梗槩而已

重修廟學記至元二十五年十月　元般陽教授張德翥邑人

夫子之道自古及今無不在也夫子之廟自都及邑無
不有也然而廟學之興廢則世道之盛衰關焉其廢也
必存乎數其興也必在乎人故當衰之時而壞之也甚

易雖興盛之日而修之也甚難以其壞之之易而加之以修之之難是以常困於幾成而不克成也長山之爲邑也久矣學校之變更也屢矣興廢之有時也信矣金季喪亂干戈雲擾儒宮學舍講室齋房一旦燎爲灰燼蕩爲瓦礫噫天耶人耶何其壞之之易耶迨夫國朝隆興萬方向化賢相良將文恬武熙則儒風興起者有望矣曩昔治邑之君子亦嘗即其舊址經營殿廡以妥聖賢之靈剏建堂齋以安師徒之居然而制度不宏界隨狹隘阻不足以成列拜靡得以措躬但存事跡而已雖欲大之其力不足也在後官制既降遷轉初行則有達

魯花赤忽都魯阿散阿里忽都魯阿昔思及縣尹袁禎卓從義王懋德張亨主簿崔仲元闞徯縣尉劉遂經歷趙恭皆前政之良也虔心用意咸欲復修而崇起之況有般陽教授姜畤望西溪先生郭延齡竭力協贊更五七任歷數十年僅立其基址儲其梁棟功未及畢各以遷陞而去姜郭二公繼相物故噫天耶人耶幸哉不幸之中有不幸之幸也幸有達魯花赤塔海縣尹梁公咸主力振於上主簿孔忠尉王演力輔於中提領李端邑賢廉揖牛裕向全教諭姜世英力助於下命工計役乃斲乃度乃陶乃斵乃塈乃鑊不二三載間大成之殿克

完其榱題高敞戸牖通明丹刻翬飛輪奐離立向之所謂卑隘者今則奐然而一新之宣聖南向儼然居尊四科十哲分侍左右衣冠整肅金碧交輝春秋釋奠克光祀事朔望焚香瞻仰粹容使人起慕如目擊神明如耳聆謦欬如親炙燕居之申申夭夭則三綱五常之道四教六經之義與夫闕里之家風洙泗之訓誨雖千載而猶一日也嗚呼盛矣哉非前人積累之久數公用心之勤諸賢効力之助亦豈能遽然如是也哉諸公方將次第而修之奈瓜期倏至莫遂初心是可嘆也尤可惜也若夫翼以兩序崇以二門生徒有齋庖湢有所增其所

闕補其所虧使學校古今絃誦克廣人倫日以明教化日以興是則有望於後之從政之賢者已是則數公之心也已罔俾數公專美於前是後人之賢也已

重修懷范樓記 元貞元年九月　本縣教諭鄭士隆

邑之南城隅舊有懷范樓歲浸深泯沒久矣至元癸巳春縣尹安承務濟南人來治斯邑越明年政通人和乃增修文廟鼎創學宮落成於乙未夏絃誦之聲聞於四境可謂有體有用矣侯因公餘登樓故址緬想文正公少在長白僑志讀書身榮顯宦文章勳業著在方策昭然可見茲不可不爲重建以爲後衿式至秋命工興役

旬日成之刻其詩及移名人詩石於其上示不忘也侯之意蓋以文正公之在當時文章事業至今宛然猶在人耳目欲使後之學者登斯樓也舉首見文正公祠宇必嘗效其勤習誦其文章懷其德行觀其勳業想像而準則之依倣而景慕之夫如是則學校興人才盛苟能相與誦習何患名不成而身不立哉此侯之素志也後之來者嗣而葺之庶得傳之悠遠也樓成咸以余宜有辭以載其事余景仰先哲蓋有日矣故不辭謹書其畧以紀歲月云

重修廟學記 元貞二年三月 歸德教授張德著

且古之爲治者莫三代若也三代之治法堯舜也堯舜之法使契爲司徒教以人倫者也人倫明於上則小民親於下以先聖孔子生於周末天與其德不付以位乃删詩書定禮樂繫周易作春秋獨取夫二帝三王之制發揮乎三綱五常之道垂訓立教以傳無窮故曰由百世之後等百世之王莫之能違也惟我大元開基繼統累聖重明受天之祐以篤無疆之慶皇帝龍飛九五愛養黔黎重道崇儒務敦風化將以比隆前古而遠復三代之盛故詔天下興修學校長毓人材内自京師外至府州縣有司奉行文教粲然復興至於版圖已載有名

城邑百千萬中長山縣亦一所也廟學在城之東南隅與縣治相近正殿講堂向之從政者初克就之他未及也逮至元癸巳濟南安公惟洪來涖斯邑甫及下車首謁先聖祭拜畢周四顧藩扳級夷曠如也興修之念已動於中衛後在公朝夕署事一不數月間政平訟理民物通和乃謂同僚曰學校事重深係化原況有綸命遍行修舉為政先務在於此其可漫及焉而不加省乎衆皆應之相其規模洞然於心炳然在目去其侵冒築以崇墉運集材用匠作俱在公之暇親臨指示日復一日非大風雨及晦冥不輟也公惟眷茲學校志慮精勤物隨酬

價役不及民凡在屬吏社長弓兵牙儈身係於官名書於牘者悉皆借用說以使之人効其力匠展其能小人相勸各趍厥功故於大成殿前剏櫺星門及三門殿之東西翼以兩廡分書六十一子洎二十四大儒題名正位昭賢像也殿後講堂年深疏漏撤其舊而增新之講堂左右立爲二齋藏修息游業生徒也有殿宇以安聖賢有講堂以尊主善有齋房以居青衿井竈所舍器用所須略備於內而不外求則學校其有成也朔望焚香講誦經史春秋釋奠陳禮樂薦籩豆祝史正辭威儀整肅士庶無大小而來觀聽者莫不感化然則風教其有

助也大矣是故興學校而卓立成功者有司之職也居學校而進修待用者學者之事也入聖門瞻聖容習聖道希聖行此非學乎學也者學乎聖人之道也夫聖者何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子是也道者何仁義禮智孝弟忠信之理是也大哉聖人乎學以入之充於內外則心正意誠身修家齊國治天下平之道也所以明人倫者在此所以美教化者在此所以熙帝載而弼聖功者在此學而至此可以爲善學矣斯可以無愧於聖人之教矣亦可以無負於賢有司之甚用心矣詳觀安公之所修理凡在學中所有興造盆其舊而增新之者三闕

創無而爲有者一十九間斯工也起於至元癸巳春成於元貞乙未秋財取餘羨未嘗科斂也用匪傒漁未嘗寬剥也效成者爲完具後必觀風俗而咨善從覩營造而知能政者此始以記其興修之歲月云

儒學記 延祐七年七月 中議大夫禮部尚書張養浩濟南

我元有國百餘年聖聖相承咸右文治大德十一年武宗皇帝嗣祚增封先聖大成至聖文宣王頒詔天下御史言國朝崇秩斯文逅古未有宜勒石刻郡廟學以永休命丞相允其請長山縣爲般陽屬邑其監縣某尹某暨寮寀相與駿奔共事既集乃走使京師謁余以識厥

盛臣某伏惟吾夫子之德如天地不可繪畫故薦紳之士每難於言敢以國家興學育才者粗及一二世祖皇帝統元之初首以覃懷許文正公衡司鈞政府聖意若曰儒貴踐履違本狥末匪狀攸庸當時學者翕然尚德趾曰耳習近年仁宗皇帝以唐宋科第華而不實革其舊而新之具見明詔嗚呼前聖後聖所以推隆斯文者可謂同條共貫矣抑不知諸生所學將務本歟將事浮末歟且先正許衡在世祖朝以爲博學則所業者不外小學四書以爲行不可及未所踐履不過人倫日用以爲雅文大筆則終身未嘗過及世儒詞章之習然而所

以獲從祀聖人者果何事耶諸生試以此求之則於國家立極化民之盛意庶無負矣觀者毋以區區之見爲迂是所願

學田記 至大三年七月 中書省叅知政事 劉敏中

爲政有本末緩急能知本末緩急之所在不惑於心敎而力行之善於政者也記曰如欲化民成俗其必由學乎故由三代而下自國都至於郡邑黨術莫不有學我朝始令郡邑廟於學祠孔子重其事也德音諄諄然未始不以勵學爲先務則知學乃爲政之本而尤不可緩者歟而爲民吏者類多狃功利之習漫然以儒學爲

迂濶淡泊無切於事一不以加意第知朔望一詣孔子廟應故事而已耳及考其所治則禮讓無所興奸弊不得除而訟獄無以息也嗚呼是豈知政之本末與夫緩急者哉大德丁未余在京師見中書掾許商孟君仲賢乞便親出尹長山明年余歸綉水之上聞孟君政化大行而民服如神明余喜而未悉也其縣教王潛真來謁余曰吾尹孟君治事之外日一至廟學觀諸生講授課業其進退復子弟之入學里胥無敢窺其門凡縣吏皆肄業如生徒始者學無廩膳之給至元壬辰縣尹安榷洪僅地五畝入學而繼政者復取以附國焉雖嘗上聞

許以他田之在官者補其數而竟無可以補者久矣孟君至議諸同僚閱籍得廢宅貿諸其鄰以其直買桑田爲畝者凡十有六乞悉以入學以聞許焉又廟舊未有外門君始爲之極宏敞覆以崇屋爲通道固以甓爲垣垣之內外通道之左右皆樹以栢槐期茂蔚可久於師生無寂寥之嗟邑人有矜式之喜而學聿修矣惟是學田之始欲得先生紀於石以詒後來余躍曰而今知孟君之所以化行民服者一本於學乎噫嘻可謂善於政者矣故備言之

增修范公祠記 至治元年八月

張臨長白

古今仕其貴同何古人聲震天下事業巍巍而後世不能也呼能者未必得爲得爲者未必能者也雖然能者不難其人而得爲者每難其時文正先生范公事業巍巍者屢進屢黜卒之擯斥難其時如此使先生終爲之事業巍巍爲何如嗚呼俗因五季之後廉恥道喪士昧出處賢不肖漫漶先生以剛大毅決之資拔出衆人之中進退超邁委靡之世爲變尊王黜霸明義去利凛然有洙泗之風其後真儒輩出聖學復明辟之發洙泗之堙先生實指其處其可不謂之有功於聖門乎事業巍巍者不足爲先生道長山視先生情比桑梓宋治平二

年邑人韓澤知縣事首率邑中祠祀先生石刻無恙金
亡祠毀至元巳卯邑士故江北河南道廉訪僉事韓居
仁兄居貞倡邑中新之淄祠猶燬祈蚩悉徃先生祠爲
之冢然今勝州同知歷下莫侯文淵尹縣始舉祀典居
貞洎今富寧庫同提舉王居敬偕邑中十餘鉅姓助牲
醴費距今三十餘年不輟朱氏賴先生庇猶奉灑掃居
其傍縣爲之蠲泛賦延祐六年寧夏字侯順昌監縣濟
陽楊侯德爲尹滕陽左侯脩勾稽俱慕先生者也深以
祠廢不治縣甚恥一日同謁祠下覩陊剝俱曰盍葺之
各捐俸金若干邑士皆以楮鏹助忽楊侯遷西臺監察

御史去字侯亦瓜代次年秋左侯偕繼政燕山蒙古忽臺汴梁梁侯玉始鳩匠腐者易之缺者補之境者崇之象服非更之增內門三楹厨二楹東南隅木悉植栢左侯請余曰先生記之余惟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孟子所謂樂以天下憂以天下先生之志三王之志士大夫居相君可爲之位視天下赤子之衆不以人理待吮剝之困苦之乃曰吾能爲君實倉廩充府庫聞先生之志爲如何故余每讀岳陽樓記至此未嘗不三復莊誦久爲之感慨承左侯之命余雖老不覺壯心仰背是以不讓樂爲之書云

重修廟學記至正十一年七月　翰林學士張起巖　濟南

至正辛卯春王三月長山縣大成至聖文宣王廟學成夏六月縣僚忽都不花符寅等國子生高詡史王克恭持事狀至濟南來言曰縣有廟學始搆於前宋之紹聖重修於我朝之至元迄今六十餘年荒圯不治守土之吏有將葺理而不克者至正戊子上都杜侯以進士第來涖是邑下車之初課農功廣學校崇禮讓詢耆舊求民瘼嚴門禁絕苞苴戒嚚頑息詞訟抑豪强恤孤獨防奸杜弊靡不究心故令行禁止吏畏民服一縣帖然一日率僚吏邑士舉祀典於學官顧其制鈌壞又且湫隘

畢陋感然不寧乃揖衆而言曰大而天地之運不能外聖人以成化小而人物之繁不能外聖人以有生吾夫子之德之大之功之高推之於前而不究其始要之於後而不窮其終此其亘億千萬年而不傾者吾夫子之聖高百世而獨出也歟況長山古之於陵也迺齊之達道宜聖所居之隣境尤宜克壯厥居不可遺勞於來者於是制其俸之稍入以爲僚吏士民倡是以邑中凡好義之家聞侯之言莫不各具材木陶瓦甓分梳數而趨事赴工焉乃一撤其故而新之殿四阿崇四仞南北四尋東西五筵左右翼之東爲神庖西爲神庫以間計各

洹厨庫之前爲兩廡東西向廡南而東而西爲兩序以
屬爲大成門門三楹崇三尋修廣稱之屋四周總五十
楹門之前有室一門計者五爲更衣之次室之南出五
丈餘爲凌霄門崇五仞有奇修廣合度左右翼之以周
垣自殿而廡廡而序外至於大成門內至於厨庫凡五
十有六楹學直廟之北中爲堂前有軒後有室以間計
凡五以居教官堂之東西翼之以崇墉旁達於兩館東
西向以間計者六以居弟子員東館之東西館之西各
度地一區以爲室以間計者九東爲教官居第西以止
宿諸生自堂徂門環列鱗比通爲間七十有六皆堅麗

雄偉廟之儀象皆重加彩繪兩廡大賢皆龕而爲神主
又創治祭器三百餘件以奉祀事講求經史子集五百
餘卷復撤毀諸不載祀典之淫祠創建社學四十二區
區各三楹以間計通一百二十有六可謂百廢具興罔
有闕遺其爲政可謂知所先務矣斯工始事於至正庚
寅十月迄於落成嘗謂官有興作必徵工料復量事計
功監臨督催敲朴喧囂而民始從其不爲此者又皆曠
日持久糜廪耗貲今皆不然聞命奔赴怡然從事自始
及終不數月而大役以成考功計費其事半其功倍固
有異於向之所云者矣是役也必是十月取其農隙之

隙也然迥於孟冬時將冱寒侯亦以雨雪爲憂懼不克乃事而天氣融朗卒無苦雨凄風是侯一念之誠而有以徹彼蒼且人心之歡而足以致和是皆感應必然之理不可謂天道之或然者也由是士誦於學民歌於道以徵驗歸之於侯信有由矣侯名翺字雲翰故蔡議中書省事勉齋孫也至正庚寅年山東大計羣吏之治當道考其治行上之朝廷爲一道最則其爲政巨細畢舉知所先務云爾

杜侯興學記至正十二年九月　儒學提舉　金　嶽　夾谷

凡泮宮多居治廨之東南其取文明之方乎如長山廟

學亦然也在宋紹聖元年知縣翟大順重興修之可見
宅此已久然世代屢遷文教多異逮我朝之初其考亭
之學尚未南至而邑里老師宿儒經羅金亂存又無幾
宰其縣者雖與之祠興殿宇講行祭典與夫設教之義
顧規模之度數禮文之等威其時能應撰缺廢者焉厥
後文龜接輯之尹傳座主善之師其來非一又相悠悠
引歲弗究弗圖但於朔望循例兩退則幾於空寂濱於
荒境雖有倫堂齋舍僅若寓名而已至正戊子上都杜
侯雲翰始由進士出身首膺守令之選作尹茲邑以博
碩純正之學慈祥樂易之心勵精求治克壯其猷凡所

施爲不煩𤰞嘗鞅掌但見從容整暇舉有端緒矣故遠
近馳心上下嘉賴焉侯嘗語座客曰學校人才盛衰興
廢每每在人吾今備員尹長深憂靡副倘賴賢等裨益
良多思欲時圖其學時完其件坎其擊鼓烝爾髦士冀
無小無大賡歌思樂之章相與涵泳乎芹藻之鄉優游
乎光霽之象彰剔聖教化正人心則長山其庶幾乎於
是侯乃修廢完陋廣延儒士偕登堂序坐日與之講論
經史商榷古今每繼晷刻意不少懈至開孝悌之道忠
信之言面勵諸生尤極諄切懇到又溫言和色奬進不
及使知爲儒之貴人道之大弗學弗成也三年之間雖

窮鄉委巷書聲滿耳所以不誠而頑自華卒愚為善之歸萃此治化之壯舉稱一道之最豈不宜乎云爾今梁鄒張君諱亨字仲一系於名家實司學務雖於興學之會邂逅相承然贊襄之力而亦亨有然也故諸生君從道蹤侯實蹟戒司君復道就文事同刻石於學以為矜式也惟侯之惠政蜚聲于前為登州時已洋溢人間及受代歸因路經長山遂求以識之比于又提舉汴省諸道儒學事此事固宜文不敢以辭爽實以誣後人也方今內則國監以教胄子外則郡縣之學以育俊秀蓋期達德成材貢於天官任諸內外資以輔相治道羽翼風

化也此上不患學校之荒人材之尠政教之乖耳昔文翁治蜀惟文是教倘變不學之俗復得文士之多况齊爲詩書之區長山又名多學之邑得侯復以正學卒之將見眞材實德之士濟濟以出豈特相如子雲而止因及之以竢予言之徵且表張君亨求斯文之美也

重修縣城記 至正十二年十二月 牛志學 邑人

長山之城其始築之世獨有縣廨壁刻云東晉劉裕以爲武疆鎭至北齊置東平原縣及隋開皇年間改立今名唐與五代至宋金之時以至於今日皆因之其城面山臨水當四達之逵凡所經行者皆莫能踰此而過可

謂青濟之關梁山東之通道也兼土沃民良易於治教
而衣冠人物旌代不乏至於宣和之末金人要宋伐遼
覬其驕惰失備遂譎擄徽欽二宗其土宇崩蕩民間相
率築堡修城爲自保之計金敗郡長夏區歲久城壞屬
我朝興朔檄也中土大震至煩再築然民心去暴歸德
歷有百年民日蕃聚而所在郡縣者皆刻城池疆宇官
既弗禁故人得而毀之至至正辛卯夏潁汝徐之兵至
城棄此倡亂不撫征不服正嚴攻討又令歲壬辰之春
有張虎山者亦率妖衆或萬餘人焚刼傍邑而我城既
壞衆心爲之危懼不安遂欲棄城避走南山會天雨大

雪廼止且幸朝廷閫帥奔難之速殄除之銳斯民因得
免害耳臨時朝廷使命有司修城爲備命下之日適城
武萬侯居巖尹縣即偕監縣侯忽都不花主簿劉翊按
旣視舊基起除屋廈發民千數委前本縣主簿符寅暨
待次膠水縣主簿李得著同董其役乃幹乃楨載築載
葺於是城堅厥功告成大率趾厚二丈有七尺少强身
高二丈有五尺少弱於上之濶可値下之半觀其四面
周轉其折如矩其直如繩以內外峭峻截然之整則差
勝隣邑之役而斯民得以無慮焉城旣就矣隨鑿塹四
門各施棧板晝則下之以通行走夜則懸之以障外內

及録代閑之官八員具銜稟府分領民壯丁三百餘人
充門守之兵然後民心帖定而憂恐釋矣是役也興工
自前三月望迄於冬十月朔晉內供役壯者馮思忠等
三十七人諸子祈文欲刻石以昭其後也稽古聖人德
化以行天下者蓋惟天啓神智思深慮遠創始於前高
城深池强弧利矢埀法後世為防奸備患之具保民固
本之區植強壯國之威豈偶然淺用其心而已哉後人
輕忽其制縱其隳城湮池斷弧折矢畧不加恤其至徹
兵罷戍身蹈階亂之機可嘆晉唐之君臣曾不慮其後
患也今朝廷軫念下民匡濟時患此所以鑒前失而嚴

於修武之日事用勤勤爾民然勤民之事莫土木之著春秋土木之事雖小必書重其勤民耳如吾邑之城雖勤勞乎民以固其高堅淵厚而民不憚乎勤勞者葢緣總部官計置委人之得宜及董役者皆能劃指撫循之有法故能克就異域以藩屏皇畿保固郡民爲寧邦固本者誠宜綴辭以貽厥後人冀念勤勞毋隳前功毋庸爾後力也

重修孫少府祠記 至正十二年

姜思齊 邑人

孫少府古之遺愛也其名不登於史氏故其名止於一邑而天下無聞焉有志之士殺身以求仁其所行事或

過乎中則縉紳先生難言之若少府者世雖無聞而吾鄉之人感公之德悲公之窮歷千載猶一日是可以無紀耶故老相傳言公之尉是邑也果決尙氣遇事輒爲惟卹爲民不恤後艱先是邑有孝婦河離城數十步夏漲湍悍不利於涉公建言修石橋以爲永遠計上府是之既而橋成隨壞河患益甚公慨然謂衆曰河名孝婦吾爲直士本欲利民而功弗成是反病民也請以死謝乃自刎邑人哀之遂於縣治之旁起墳立祠以祀公迄今不輟聞之故老其大畧如此天歷間神嘗降於祠邑人益虔祀事益明每歲寒食負土上冢士女喧闐遠邇

畢至蓋自吾道觀之雖曰可以無死其與尸位素飧不恤民患者大有徑庭矣至正丁酉山東受兵楚人一炬公祠無遺又五年忠襄王奉辭東討旌麾所指罔不率從於是守禦官田霍二公實來兹邑下車之初首謁公祠遂有新之之意誠順民所欲也凡有祈禱即之神其應如響二公之治因是益顯神人具依可以無憾矣祠成有日屬予記之予按祭法以死勤事則祀之今少府有志於民不顧殺身事雖過中方寸明白其精爽久而不昧血食一方也豈不宜哉於法當祀無疑矣昔崇伯悻直亡身化爲黄能入於羽淵晉人因子産之言而世

主其祭少府之事有類乎此又安知天下後世不以予言而有所徵耶遂不敢辭謹以記之文復二公命田公字克昌霍公字德輝皆今之賢大夫也幸無以人廢其言云

重修范公祠記 洪武三年三月 明本縣縣丞余景望

范文正公平江人也兒時姓朱氏名悅又爲長山縣人初公早喪父家貧貲產不給長山人朱氏宦遊平江母夫人改適焉時公甫四歲隨母來長山遂以朱爲氏既長登進士第上書於執政者乃復本姓更名仲淹公幼有大志夫人歷以商賈技藝諸事試之公一無所樂惟

嗜便靜乃來去讀書長白山中有醴泉寺僧憐其貧敬
其篤學也每食設四餅以饋公過食或中輟不暇既而
顧所饋餅屢減公臆之曰寺僧厭我貧居寺日久意稍
懈矣一夕見白鼠來齧餅趣起追之鼠驚匿閫下公尋
發一甕窺鼠穴有器焉蓄白金其中公亟覆之終不言
後公為西帥寺廢於火寺僧遣人請公告急公款之彌
月已而以空書遺寺僧寺僧發書甚恚得所言穴鼠事
又訴其紿已迺闢地視之貲寶鉅萬僧大懌服寺再興
公帥青日道經長山縣父老迎之郭西公下車拜謁見
甚恭後人因名其地曰禮參坡嘗賦其詩以遺縣人終

篇皆勸人爲學之辭觀公之事業文章若江河日星照耀簡册竊恨生晚願見而不得因來長山弔於陵之故墟閥仲子之躅步退求朱氏子孫詢公之祠宇事跡大抵抑塞湮沒僅得聞其一二彷彿或者乃謂穴鼠一事似於怪誕是不然仁人君子之用心至如麥舟義田等事容或有之故竊自喜以爲見朱氏之子孫猶見公之顔爾也舊祠毀於兵予始率僚吏更始之復蠲俸以遺朱氏子俾與縣民之有家者共落成之念既久而公之遺事益無聞焉輒採父老所言以示後人若公之文章事業國史書之傳記載之茲不再述也朱氏子名文用

縣民李思孝高可貞呂宗顏姜欽既叙其事復系以迎送神之詞曰

宛平陸兮陂陀坎坎擊鼓兮揚淸歌睇子目兮四顧俯流水兮層波川有麓兮澤有坻雲填填兮雨浪浪鏘鳴瑲兮戛琤瑟靈之來兮未來兮

右迎神

靈之壽宫兮有醴兮盎有饔再拜兮稽首髣髴兮居中靈之去兮乘陽丹霞兮素霓裳顧瞻兮左右錫福兮無疆

右送神

重建范公祠記 天順二年五月　翰林學士倪謙 錢塘

士懷康濟之畧建豈偉之績盛德令名掀揭宇宙振耀華夷者豈特達而後能哉葢志之所存氣之所養已具於窮約之時矣即窮約所居之地仰其人之高風餘烈從而廟祀之以著邦人百世之思亦禮所宜也山東長山文正公窮約所居之地也公本蘓人幼孤母貧無依改適朱氏携公來斯遂冒其姓名悅後舉進士始復本姓名仲淹公之蚤年也修學長白山醴泉僧舍日作粥一器畫爲四塊蚤暮取二塊以鹽虀數莖啗之其清苦如此及後貴顯門中如貧賤時賜金悉以遺將佐俸餘

慫以贍宗族孟子所謂富貴不能淫者此也非由其氣之素養乎平居嘗自誦曰士當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其抱負如此及得位治民築捍海之隄握兵破西賊之膽立朝彈獻納之誠孟子所謂自任以天下之重者此也非由其志之所素存乎蓋公生際有宋極盛之時鍾天地間生之氣故其出也光明正大卓爲偉人學必師聖賢道必本仁義所至愛民利物竭忠盡節用致功被當時澤流後世嶷然三代之佐而非漢唐以下人才可倫也宜朱子以傑出之材稱之長山舊有公祠宋治平知縣韓澤始建金下祠毀元初邑士韓居

眞新之復燬於兵國朝縣佐余景望重建歲久頹敝邑之義士許進可昇博學好古嘗輸粟濟饑受朝廷璽書之旌顧瞻祠廢力欲葺之患地湫隘不足以竭虔妥靈祇嚴祀事庠生呂顯向傑共施隙地以助可昇乃捐己貲鳩匠庀材闢拓舊址鼎新剏建棟宇輪奐有加於昔經始於天順元年三月落成於是年五月咸睟都閫鄒平孫公續宗嘉可昇尊賢之義爲徵予言記之惟文正公之事業具載史冊奚容贅辭獨以公大過人者本於窮約所志所養足以廉頑而立懦故特舉以告邦人俾吾黨之士凡修容於是祠者歆慕激昂庶不存其志養

其氣以追蹤前哲則可昇是舉於名教豈小補哉是則可昇之好義孫公之樂善皆可書也遂爲記之

重修廟學記 成化三年十月

陝西參政禮部侍郎許彬 東魯

濟南之長山范文正公讀書之所也縣舊有學有廟歷歲滋久風雨震凌有司廹於簿書朞會不暇修葺而縣之義官許進慨然首志在修復乃捐白金百鎰以爲工作之費鄉之富民百餘亦各樂然以貲來助許進總其綱富民分其事大成殿櫺星戟門東西兩廡棟宇翬飛金碧輝映明倫堂東西齋號以及庖湢庫庾靡不畢具而柢昂稱是木不特斲之而已有雕鏤之工焉壁不特

揖之而已有丹堊之飾焉衣冠像設儼然授受之有容青衿講習秩然進退之有序邑人老稚瞻望企仰莫不舉手加額嘖嘖嘆以爲茲學之振興斯文之增光也經始於天順癸未三月之朔落成於明年甲申八月之望工既告成教諭駱善訓導張杞具其始末遣其徒王泰蘓直來求予記以彰許進見義勇爲而憲副張穆又走書爲先容時憲副李琮亦懇懇爲予言之記何敢辭予惟義人之正路也君子由之彼舍正路而不由者利欲誘之也烏置士大夫齒頰哉今夫一兎在野百人逐之一金在地百人爭之而況百鎰之金一朝舉以爲費而

投之不報之地哉是皆可書也昔范文正公旣捐居第爲義學而又有賙族之義田許進之爲此舉其有得於范文正之遺意歟宜乎風流餘韻歷數百載而不泯也前此許進旣建文正公祠又建關王廟梓潼帝君廟財屢費而費用益饒心屢勞而精神不倦況又有子三人長昌登名京闈次晟輸粟冠帶次杲陰陽訓術進著顏白髮諸子冠帶翼然豈非天祐吉人而俾之永錫難老乎進乃宗兄也重憲副諸公之命故爲道揚盛美勸諸貞珉以垂示無窮後之欲知進之用心者當於此乎考徵焉

重開二清河記　成化十二年三月　艾俊　大梁

聖天子嗣登大寶七年之秋乃東藩大叅唐公任省叅時出按六郡徧視水利不興而嘆曰周官教民作田與水之法以瀦蓄水以防止水備乾涸也以溝蕩水以遂均水欲疏通也以列舍水以澮瀉水防泛溢也天時之乾溢不常而地利之瀦瀉有節此農夫所脩以無恐而歲事得其屢豐也歟茲以年久無人疏濬則治水之法俱廢故旱澇之患漸作矣因上疏以聞可之檄行郡邑嚴示濬鑿之術而水利以興若濟南歷城之小清河東抵青州之東安暨遠港鎮之鹽場初於農商爲利甚博

漸壅復閼卒至不通迄今七十年稔地遠工大爲之不
易成化癸巳積水爲患災及長山鄒平之諸縣民瘼堪
矜告者繼至公懇請於欽差廵撫都憲牟公公乃進而
謂曰吾膺重寄於茲首在興利斯舉誠吾志也非爾疇
克稱事唐公即督委官部丁夫順地利而指示之乃闢
乃壅乃宣乃理由濟南而至歷城之堰頭自堰頭而下
青郡之博興爲里三百五十有奇決去壅土疏導源流
萬夫呼抃專力待役而無勞費之苦於是舟楫揚帆耒
耜舉趾患斯弭焉尤憶通商轉運亦重事也公又開大
清之河一百三十餘里亦俾鹽航咸至張秋壩下凡以

舟運較之車載而省費之價不啻倍蓰以故四方貿易
物貨畢至焉復慮大小清河水流淺澁及覩堰頭至濟
南之河水勢浚急行舟往來艱難隨河曲直各立石牐
以節之仍造減水之牐以殺湍悍通六郡所屬溝洫退
出腴田數萬頃厥功既成咸如其法會而計之濬河五
百二里建牐二十五座役夫五萬七千五百四十每夫
日給食米三升及以銅錢充賞米之爲石二萬六千一
百五十錢之爲文一百九十八萬四百之零是費之重
出非倉庫設有良法市以官糴不科民物水利大興名
合周官之制矣都憲明公喜其得人因其偉績達於天

部冢宰嘉與之乃上章俾兼水利農桑則公之才能徹於上下之間邑民寧不倚重乎邇者長山大姓陰陽訓術許德杲富而好義合鄉人而諭之曰我公惠民之德政在在皆然何可忘耶若長山時嘗命吾丞陳必顯與杲協同心力董治一邑河道之界規畫有方官民樂於趨事不違農寛以歲月杲特蒙都憲勞以羔幣故工之就緒有不知其所以然者因相與邑尹安侯謀刻石以識且特學諭祥符趙淳所具事實舍雲剪秋水而補霞裾之作以予辭繁而不涉於浮足以取信於人特徵爲記觀太史壽光劉先生爲公立傳自登狀元彭時榜進

士給事黃門出參東廣之藩而精忠大勇之事節節詳明弁計讀禮於家而施仁仗義之實歷歷具載終斷之以公讀古人書存古人心居家敦古人之道居官行古人之政我朝儒臣中之一人也觀夫今日則太史之言豈溢美哉俊宜不敢贅參也固辭不獲乃曰水土之政所以養民凡受甸宜之大任者能以是而為務則民獲其養而教化易以行風俗易以美以贊國家太平之治於是焉在則唐公循都憲公同議重開大小二清河之務豈不關於水土之政之大者乎宜乎民心仰戴而不忘也歟公諱濾字源潔世家福建侯官云

重修孫少府祠記正德十五年十月　岸斗段循道邑人

孫少府祠廼在縣治東北偏伊墓之前其來舊矣正德戊寅春三月邑人粱昌孫德侯思魁輩結社申嚴祀事擊其傲而共新之越明年巳卯祠成將立石不果又明年庚辰秋九月穡事告終廼復焉予僭爲之記曰昔少府來尉長山一以愛人爲主跨孝水作石橋爲民永遠計也及既橋成輒爲水壞歎曰本欲利民今反病民何以生爲遂自刎頸以謝夫作橋者人也所當爲而爲也壞橋者天也莫之爲而爲也天之所在人亦安能如之何少府以死處之過也獨其一念爲民之心也誠正大

光明質諸天地鬼神而無愧嘗觀世之登仕途者其爲念也徒欲甘飲食華冠裳壯第宅腴田畝飾妻妾善僕馬囊金匱帛計出爲身者往往是也幾人以利民爲念如少府哉間有念及民利者類有假興作重科罰巧取泉幣以濟前數者之私其於所謂利民之務或成或壞一切視爲泛常而畧不加意第圖釣虛名而欺愚民耳幾人利民之念出至誠如少府哉少府利民之念惟其誠也故能忘爲身之謀急爲民之謀以至殺身之過當也雖其殺身之過當然其一念所向旣不奪於貪利又不牵於務名正大光明確乎爲民之誠固是而益顯焉

夫誠之爲物不待生而存不隨死而滅少府之身往矣其不往者此心之誠也誠之感人捷於影響百世之下吾邑之民尚慕古人未嘗不悲其死之過而樂其心之誠其負土築墳立祠肖像祀事綿綿久而益嚴者固宜是祀也寓姓名者五十餘人悉鑱于石以著其思公享公之盛云

重建范公祠記

嘉靖二年五月 本縣知縣黄昭道 岳陽

長山縣城之南有范公祠者吾長民所以繫范公思也祠故有記於公制行之俊偉勳業之崢嶸亦詳且悉矣顧祠殊隘甚嗣毁爲祠之二門猶懼弗稱則祠之弗

稱可知已宏治辛酉之春予試令茲土謁公之祠愀然動於色若弗堪乎情者無何大中丞長洲徐公源以巡撫至慨所以弗稱者有大於予予曰祠懼弗稱不敢不同乎心而祠欲求稱焉者實難致乎力公曰盍疏之疏之而偶弗以報予以祠固不可徒懼乎弗稱也由是予悉我耆德如潘惠高本呂山王順李良王昇李環張勝數子而亟諭之僉曰義舉也可以動吾民之義矣故倡之者無踰月而凡一木一瓦之欲及報者殆將溢乎工之肆而工與徒之有事于此者勸勸尤力於是守其臺以搆公之祠飾祠之舊爲祠之二門而廡誾門廡堂齋

庖庫之制悉從新美他如公之像廡之圖繪亦無乎不備而公之廟貌巍乎煥若矣稽其財與力大半出于衆誓不容以一人私故鼎煥豊於前費惟止於百緡餘耳是固潘惠等之義心可尙而區區督畫之力亦嘗有與於斯是舉也昉於宏治甲子八月明年六月事告竣于且圖以報徐公公重其事偕少柔毛公理至而落成之且有詩以遺予時予辱召將有行潘惠以記請弗可辭予補南臺以言售逆瑾禍家食者十餘禩無復有今日夢矣正德癸酉予復起戊寅冬再僉東臬得再拜公祠亦幸也詢惠等物故者亦已多矣而碑石㸦然尚存似

有所待而[illegible]竟以吏冗奪嘉靖二年四月予復有南滇叅轄之命瀕行長令徐君憲繼嘗有修葺之功因以此石請且謂予時修學宮亦不在此下盍併記之予曰夫學之修求惟盡吾心而已耳記固非予之所急若公祠之成集衆人之義非此無以勸後來予且不拒憲曰唯故記之

重修廟學記 嘉靖二十年十月　湖廣叅政　李士翺　邑人

長山古於陵春秋陳桓子封公子周之地歷漢而隋改為縣以面山岫發雲氣英白寔延名之及唐宋金元皆因焉入明屬濟南首郡瀕渤海副岱麓拊藩省會三齊

今之衢衢巨邑也洪武初知縣徐公奇奉詔創建學宫於縣治之東成化間姚公宗顯葺修邑之義士許進助貲東魯許公有記徵焉嗣是如趙公泣黄公聪道喬公遷皞皆能增飾輪奐雖未垂勒貞珉而均有光於前署者也既而歲久雨凌風震榱崩桷朽日就傾敝岌岌哉殆矣嗣于嘉靖九年又奉旨應建敬聖公祠亦循襲未備是誠學校一大缺典也巳亥夏秦陝劉公天麟來知縣事淮教諭寧君鳴陽牒備申于府于司于院皆報曰可而劉公以制歸未果辛丑夏今我侯荊村唐公廷相廣右名士也青年入仕明敏閎學下車詣庠謁廟顧瞻頹

廢則曰首善之地政教所先今若此有司責也當力爲之葺君與訓導張君滚以其事申允白焉唐公忻然曰彼其合裒於予者可嗣成之隨稽往牒協議寅寀丞君侯公鑛簿君王公品梅公秀程力度材計費不取之民以公府銀若干兩再申於大中丞廵撫李公監司崔公得允乃付典史趙公選督之火西流而舉役寔方中而落成周覽殿廡門宇堂齋號舍一一甃砌繚垣扶顛持危易故一新黝堊丹漆交輝炳目又前學宮震方蜿蜒之地創始啟聖公祠巋然壯麗以妥靈光而規制則大備矣復報政於監司監司達於都撫皆以循良卹政歸

之唐公旌奬行焉予以邑人竊祿洲藩今秋進表帝闕事竣南轅暫駐梓里肅謁于學獲覩成功辛君等咸曰是邑衛繁徃徃爲令者膠膠於案牘期會弗肅力於學自唐公視篆集四善舉六事修百廢良牧也而廟學聿新唐公盛美也茲不可無述俾予記之辭弗獲已乃爲之言曰三代以上治出於一政教無異途故教之修廢而世道升降係焉後世岐而二之而純王之政漓矣欽惟我朝聖聖相承稽古右文恭遇今上崇重儒道頒敕一視聽言動心箴於天下郡邑泮宮鐫碑以示敦理教真曠古盛典也士之游息庠序者莫不衿佩相連芹藻

襲芳紘誦盈耳菁菁者莪亦裒然而偉矣然儒貴實行
必反之身心崇孝弟之道緩詞章之習者上也故學所
以達政也令所以身教也學興則士奮令善則士端而
治化從此昌人才則彬彬林立焉竊嘗求之前代治教
休明若吾邑之樞密姜公遵都運韓公贄宗伯王公居
敬我朝司徒聶公震內翰王公璉皆傑然科目之英也
如宰執范公仲淹初年亦以朱學究薦舉而發軔於斯
庠是數君子者項背後先相望道德文章之儒豈直科
第榮耀而已今之士感荷聖天子立極垂世之訓賢有
司興學造士之良未必無若人出以爲鄉邦之光矣是

為記

重修城垣河道記 嘉靖三十七年十一月 戶部尚書李士翺邑人

長山今為濟南屬邑即古之於陵地也在禹貢職方之域分危宿之次西漢置為於陵縣東漢因之晉廢南北朝改為武彊縣北齊改為東平原郡及隋開皇十八年改為長山縣以[illegible]有長白山故名古岱宗記云長白山為泰山輔嶽者此也迄唐宋元皆仍之元屬淄州般陽路至我皇明大兵至濟南縣尹高海率衆歸附改屬濟南其地阻山帶河雖建置沿革不同其為縣也舊矣稽之易曰設險以守國重關取諸豫詩以實墉實壑

爲修職書以事之有備爲無患春秋大書城成愼民力也禮記以城郭溝池爲固都邑成則庶民以生蓋以治必思亂安不忘危斯久安長治之道古今格論所不能遺若使事至而後求備患生而後求防計亦晚矣況折衝禦侮防微杜漸之機在長山尤所當急者乎我朝以城池爲有司重務凡越城門禁不修堤防垂載於明律叉申之令甲每三年造報閱視城垣文册稽查蓋愼重其保障耳縣有土城一座圍幾四里洪武初知縣徐竒即故址修築基趾壞泆匪高匪厚嗣修者補葺傾隙至正德初年已百四十餘年特値承平民不恃此以爲安

者久矣六年河北劇盜數千流刼城邑春三月至縣如履平地入城竊居者數日殺虜官民公署民舍焚毀君半吁此一大厄也是年冬十月復來攻城幸賴新任知縣裔遷岐下令城上板栅以禦率民死守三日適有官兵追征敗走得以無虞隨申撫按上司欲擴大修得允次開春該道守巡諸縣經畫充拓城基七丈有餘內闢馳道以備警巡厥功告成倍加於舊足堪保障緣縣城基坐臨孝婦河瀦陽自東徂南灣而北流遠則數十丈邇僅數丈而縣南諸山疊峙每遇注雨泉澗壑水會流於河至城潰横浸漫城隅大爲民害故備河尤甚於備

盜也自辛未至嘉靖丙辰又四十餘年雖三經水患而墻垣猶未墮地夏六月邢公來知縣事公以浙科賢儁才負經綸下車閱視城垣殘缺亦以初政愛養民力隨宜修補次年秋初天大注雨浹旬南山諸壑滿水洊溺河漲繞城横流波浪拍天如江如湖汪洋無際南城隔水突出其流縣學門前約深數丈北門闉內浩蕩逆行停波瀠洄亦有數丈幸賴邢公督率僚屬邑民冒雨樹土填塞故邑內官民署舍未得淪沒其城垣樓堞坍塌殆盡禿然一土梗也關廂民廬雖壞錯亘頹然一泥邱耳經三晝夜水勢始退前此未之有也是若氣數使之

然者吁此又一大厄也邢公視邑如家愛民如子惻隱遑遑蚤作夜思偕僚屬邑民圖大修築爲百年計乃議除免貧難下戶外均派丁夫二千八百以築城垣又議修正維門樓各四堡鋪一千有五動支官貲六十兩以市林木具申兵憲王公轉呈撫按臺院得允行委典史裵方率理又審於衆有耆德邊恕等數人分工課程而又時日躬行督勸於是四堡興工撤其故土拓其新基根濶二丈有餘身高二丈頂濶一丈墚墻膠之以磚灰樓堡煥之以堅麗與凡外之塹濠內之馳道莫不一一整肅高深廣平而宏大規模則又過於昔矣邢公又以

城之圮壞者河也若上決則橫流肆漫下壅則倒流滂溢安保城之不似今日況又河水滚渰民田乎於是具申撫院臺司再動支官貲以爲顧直之費派其丁夫二千六百名而前派城夫不與焉是皆邢公處分綜理之周也當路莫不以公爲政有遠猷遂允其議仍行委裘典史董其役邢公往來督之乃上自黃土堐中及縣河堤岸下至陶塘口等處決者塞之壅者疏之狹隘者開闊之浮淺者濬深之使焦家橋一帶乾涸者水復故道由小清河以入北海矣是役也城工始於三月而完於七月河工起於四月而訖於八月是值農事時也疑若

奪時矣然城不完則民無以保障河不修則困被其淹沒所以安養斯民者其勢不得不急之也豈奪時以厲民哉以今觀其城之功成有以捍外衛內而見其有道德以爲威焉河之功成有以篤近及遠而見其仁智之爲用焉與凡所以壯一邑之極而達四境之治者亦無所不至矣能持此以履大任則恢恢乎其有餘力焉豈直一邑之政如斯而已乎邑庠生韓江王叔珪及士民來謁余曰邢公父母斯地其修城治河政績請志之余曰邢公所以爲民事事者其心以爲職分當然志之非公意也衆曰人有善倘不可沒况公之善政大有功於

民可泯泯乎昔人覩河洛而思禹蹟溥韓城而稱燕師雖事功大小不同而懷繫式役則一也可紀可述何疑何嫌是以寺志其愚陋匪阿以私乃組緝衆論以爲之記而復綴以詩云

繫距山縣次分宿危南枕岱麓北襟渤匯會省康莊海邦巨達皇明臨御尹歸王師更屬濟郡言授其麾城仍舊減保障爲商中經傾敝盜弄潢池聿懷喬侯才力能支俶拓重築邑獲怙恃歲值洚水浸圯陵夷賢哉邢公會逢其時惻惕憂隱謀竪孳孳中自臺憲經猷允宜鳩工民力市材官貲佚道說使子來祁祁親督勸勸功成

靡遲壁垣山峙雉堞雲垂樓堡鼎煥塹隍翼維壅洪濬
塞迴護崇坻終鮮河害丞彌盜窺厥績完美視昔倍蓰
黎元安堵傳頌口碑說築傳巖不恤胼胝鍔守晉陽不
以繭絲惟公有之惟公似之繼斯牧者請徵於斯

建置譙樓鼓鐘記　嘉靖三十八年三月　李士翺

仰惟皇明御極稽古爲治政令丕新環天下而郡縣之
主其縣治者令也其縣治宮建規模首前大門樹以肅
屏所以嚴內外而表一邑之極者故古今通謂之公門
見於聖朝禮制律令臥碑會典者昭昭有足徵也而公
門之上壘土爲臺搆屋架樓以處挈壺氏直更漏以警

晨昏固其制之所不靳亦是義之可以有爲也顧係之於縣令焉耳洪武間爲令者遵朝廷樓不重簷房有定式之制肇造小樓於門以棲止直鼓漏者質而不麗堅而可久至宏治紀元巳經百餘年有張令者好大喜功始宏濶之剏建重簷危樓旅極雜遝宇棟峻起丹漆黝堊巍然煥然聳一時壯觀緣樓之作棘欲速就材木新濕落成之後不數十年腐朽蠹觸風雨摧剝巳著顛仆之勢繼而周令粉飾之唐令始移鐘於其上再經十年大勢傾甚支木罔持邇年以來瓦礫墮落土塞崩壞磚石裂損風雨不能爲之庇司更漏者惴惴然不敢定居

矣嘉靖丙辰邢公來知縣事顧玆門樓圮覆詢及耄耋頤老有語之者則曰有其舉之莫可廢也又曰越制難仍改作當慎過後易敗朴固爲先況邑門壯觀又制之所得爲者少俟政通人和時裕郎圖爲之既而再踰年戊午秋陰陽學訓術許瀚稟於堂曰吾父母下車以來百廢俱興大則城河次及廟壇無不一一整飭獨此樓尚未建造邑民屬望久矣吾徒陰陽衆生職司其居日月苦無寧息失今不作行見吾父母穹秩鶯遷又無暇及矣於是偕計僚屬行委裘典史督理之鳩工積材營度肇造市以材木陶以磚瓦運以灰石皆以官貲處分

而無纖毫擾取於民卜吉興作四圍甃之以方磚上下膠之以石汁而根基盤礴愈固矣壁垣繞之以戸牖粱棟取之幹固者榱桷簷之不重隊而無不爲堅緻者無不中繩墨者始事於秋八月而訖工於十月規模傑特簷阿跂翼來覲壯於四境起積廢於一新又以制鼓蹜狹不稱夫鐘乃新置洪腔而重肖以元革舊無虡業懸擊任鼓人移地而聲不振始作虡業以懸旣堅且飾而置位於震復視鐘虡鈕損加爲重新而置位於兑是皆協於義而合於制皆令政績所及之大者儒學師生及陰陽學生徒白於令曰斯樓成工不易若無文載之何

以示後乃徵予記之予請命於公公曰原初未有名嗣
修者易其名曰鳴遠未幾壞而無餘今郡縣門樓多名
之曰譙今易名曰譙樓可乎余應之曰事有類而同名
質協於義不爲不可樓之作本爲鐘鼓設也亦以聲之
所振可據不邇遠聞也使其置卑陋狹隘之區阨巷掩
蔽之處則雖喤喤簡簡其有聞焉者寡矣故樓以譙爲
名而置鐘鼓於其間者蓋亦視聽以禮即書之所謂明
目達聰不可偏廢之義也獨以譙名者統宗也余因闡
譙樓設鐘鼓之意以足記之之義乎者之載籍釋文云
譙者望也樓者重屋也取其譙嶢之義據高而望也世

傳譙樓之制始於魏武創建城隅覘軍容雲物時警備
宣政令後世於郡縣門多有建者以置鼓鐘而亦寓望
之之義焉使登斯樓東作望其農事之殷也西成望其
歲事之豐也挹南風而望其觧民慍阜民財也拱北極
而望其輸吾誠効吾忠也抑抑威儀惟德之隅則巳望
尊嚴矣達不離道同人于野則民望不失矣此其爲之
令望而寓於一樓之間也若夫升高憑樓徘徊瞻眺覽
風景寄笑傲曰雲山懷去鄉是乃先憂後樂物喜巳悲
之所爲者豈達人之大觀乎在范公則不之取矣且樓
設鼓左而鐘右其義何居盖鼓屬陽其位震鐘屬陰其

位兌鼓者郭也春分之气音角觸也萬物觸地皆鼓甲
而出故謂之鼓易曰鼓之以雷霆則其所象也鐘者空
也秋分之音音商商章也陰氣用事萬物動成故謂之鐘
釋名曰空內受氣多故聲大而可章度也是鼓鐘爲樂
之綱紀以宣八風之氣以興萬物之情先王制作非無
謂也蓋天之道陰陽人之道仁義而鼓鐘則寓仁義之
道焉是五經析疑曰聞角聲無不惻隱而生悲者聞商
聲無不斷割而制事者今撲鼓聲紀以日度周天之數
疊之以三平之以五魏武約之三百六十有五爲一通
是鼓聲屬陽故曰淵淵深長數或過之者象陽生生不

巳之機也鐘聲度數紀之以三平之以六總月令氣候積之爲百有八象陰肅肅不紊之鉅自古今未之增減也是仁可過而義不可過之意也角音畢而商聲繼之是行之以仁裁之以義其仁昭而義著之謂乎若止謂警晨昏以明出入乃使民可由之道也必在上者有所聞則惕然深省警悟所以提撕乎僚屬振厲其精神號令政事皆有助焉者故爲政者體此以達治道其於爲國也何有否則聖賢格論見禮知政聞樂知德抑何謂耶且平鄉令鼓分明昔觀風者因以知其政之有條理良以此哉使若端冕聽鼓樂則欠伸思臥聽鄭衛之音

亹亹不知倦者是豈可以語移風易俗過化存神之妙道也哉邢公浙之俊英達禮樂之本識仁義之原而學道愛人有素徵一聞此語則日有合吏余者爲我記之隨不揣其文言鄙俚而述其意以足記之之意云耳

改作景文門記 隆慶元年十一月 本縣教諭毛溥臯山

長山縣古於陵地也在漢謂之武彊後以長白山接壤乃改今名舊制陶磚爲城城列四門中爲十字通衢東西南北適直相向南門原名迎薰在縣治之右縣治又在學宮之右麗譙高起視明倫則爲白虎偏勝矣曩之領鄉書登甲第者固時有之率不能絡繹遞續自丙午

迄甲子間曠十有八年科甲落莫莫甚於此矣古衛馮侯三接以嘉靖乙丑來尹茲土輒亭黎庶修舉廢墜悉昔次第具有成績及今丁卯當大比之期乃遴擇諸士躬爲校閱又詢謀於衆曰天時地利理實相通傳有明徵不可謂八風無其驗也邇者諸士坎壈無乃學宮不利之故與吾欲塞故迎薰改闢於左當儒星門之陽延離方文明景象爲爾多士佳兆可乎諸士曰夫然吾輩必有相繼以符此也於是冬以其力供費而薦紳著姓之好義者咸樂助焉鳩工庀材約計百緡司訓楊君思孝致仕驛宰王君東萊協董其役始於本年之仲春盡

季夏而告竣危樓前峙鶚首聯同明堂爽塏足以伏虎而車馬輻輳必由於斯景風和暢瑞藹蔥蘢是秋棘闈果得宋汝牧以詩薦王邦禮以易薦皆侯之素所品題者而二人同舉二百年來僅三見焉得人之盛謂非新門王氣之顯召乎侯又易名曰景文蓋取景仰范文正公之義文正公姑蘇人也少流寓於長山朱氏苦志讀書於山之醴泉寺後爲宋之名執政志以天下自任故有先憂後樂之訓業以將相自兼故有西夏膽落之謠恩以贍族爲急故有義田千畝之置由慶歷至於今名與此山永同霄壤其祠在新門之南歲致祭焉肅容瞻

拜賓多觀感侯故以其事功心術期傳諸士景其志則爲遠大之基景其業則爲經綸之具景其義則爲惇睦之仕高山仰止蓋在於是不徒侈科第爲華美計也又公得錢氏南園堪輿家以其地抱滄浪之秀據卧龍之首當世有卿相公曰與其獨利於吾寧公其於一郡乃舍以建學今蘇郡庠則公手植老檜尙在露臺之左學宮之宏敞壯麗固甲於他郡而文獻之蟬聯光耀亦稱名於天下此公之遺澤著於吾郡而長山之所不知者侯今之作新門葺殿宇亦爲一邑文獻之計公之心侯繼之矣他日長山之科第必與蘇郡相頡頏侯之澤亦

與此山此門同垂不朽長山之景文節所以景侯長山之感侯不猶吾蘓之感文正者耶是爲記原董役者有致仕官王東萊省祭官石探房維屏張奉相義民范九經高拱孟汝卿夏侯相賈士偉孟岳鄭治張涵

石氏先塋瑞草記 天啟四年

郡庠生　石如金　邑人

天啟四年甲子夏五先塋之內草生尺許其莖大如指狀似龍鳳鳩雀鳥獸之形其毛羽頭目足翅觧不備肖甚至結成瓜果環飾種種不一一日牧童見之取以售市得錢若干於是喧傳遠近莫不以爲石氏塋中産靈鍾瑞觀者日以萬計即縉紳大夫當道先生亦登臨後

爲希覯且曰此文明之象也其石氏之興乎從來家國將興氣必先之故堯時草生於庭傳爲蓂莢鄭氏草長書帶號曰康成草木雖微應運不爽殆天眷顧吾宗特於祖地以開吉祥之兆乎抑我祖功德英爽佑啓後人故假此以顯呵護之符耶當必振箕裘紹簪纓綿萬禩於勿替寧僅一科一第炫耀而已哉但恐子孫福薄無以相承敢不益加修德勵行以求不負祖宗誕育之祥是爲記

郭孝子廬墓記 崇禎六年五月

孝廉　趙珣　邑人

在昔李兗翁闡廣大教化著孝義志林幽光潛德悉入

搜羅孱夫弱婦並列載記豈非以大經克正則禮法無虧人紀肇修則名位可畧苟有裨於風教更何論夫畢微吾鄉郭孝子以委巷細民具孺慕至性生前養志溪藻可當珍羞膝下承歡菽水何減甘旨一旦陟岵興悲靡瞻增痛憂心惙惙形神頓至俱枯泣涕漣漣泪血爲之都盡及乎靈輀既駕大事就襄思笑語之無從悼音容之莫即爰即墓次作爲周廬操畚鍤以成墳面目不辭乎黧黑運瓦石而築室手足惟憂乎拮据風雨晦明周旋而不舍歲時伏臘徬徨而若臨哭奠無間於四序哀慕弗替於三年已而小祥既及猶然不忍遽歸迨至

禫服盡除乃始勉强抵舍本縣鄉紳以迨士庶莫不景其高風欽其懿躅呈請仰徹於學臣褒揚俯逮於下里公論攸愜輿情允孚猶諜鳩工刻石用以昭示來茲不敏竊惟孝者天經地義盡人皆可自爲者也乃縉紳學士每多疚心而編戶愚氓反能遂志孝子目不窺三禮之籍身不列六藝之林而信心慕古不牽於流俗匪躬事死一本於誠慤跡其行事無媿先民故能使愚智諸心遐邇慕義當路亟爲獎飾行道轉相讚嘆信爲美而可傳詎曰阿其所好余故備箸其事勒之貞珉以俟後充翁而起者採焉孝子名雲世居周村鎮去縣治一十

八里

重修縣城并建奎光樓記 代父一相作

相國 劉鴻訓 邑人

歲萬歷丁未河東薛侯來治吾長越明年戊申建修城之議先是城數圮數議繕完數罷議卽如議稍稍塈數錘土葺女陴十餘堵輒以不貲聞其所塈數錘十餘堵者弗如法圮益甚大患也侯悉心區畫招楊募而授之曰爾爲我董茲役役夫有里里有戸戸有額額有日日滿輒歸不苛不濫卽坂頭束草無擾也初以百日計告成虞弗克比工迄纔越月而堅完壘矗屹然新闉之出

於隍也曾不以一緡白當路蓋神速之役志其勞并志其大而區畫苦心惟圭隍之神知之侯勤劬矣介矣不虐民不罔上宜永懷矣可以載矣越明年己酉當省試士長士以酉之不耀吾長也歷數試已然今屆矣乃採形家修方之術亟走謁侯謀之侯嘉額佐其事卽卜吉建文筆於城之坤隅旋於兌門樓稽外闢張舊址建奎光樓其上樓庚向西揖長白銳峯如削中祀奎神神躍立揮毫握斗芒燄射入且河流映帶波紋可挹取蓋高華朗秀之氣所摶而聚也我侯時時捐貲助之不一而足遂成吾長一巨麗觀成之月適賓興入試士侯於樓

前設雲階桂殿大張樂舞以醮十九人者觴數十行壯之行惟時水月徵漾星炬交輝雲霧旌旗飄然動魄識者已知奎神之有靈而余長子鴻訓果得雋中東省鄉試七名不可謂祥之不開矣嘻嚮徵城雉翼翼漸有令思又嚮徵我侯多方計處督之速竣以兆酉酉其岌岌乎樓之議余仲子鴻範偕徐生日升實倡之厥思良苦厥學聿勵詎可泯泯者併記之以上舊志

院山重修碧霞元君宮碑記　劉鴻訓

長白之東麓培塿墳起曰院山舊有碧霞元君宮一區堇堇式覆山顛傍結僧舍數椽爲焚修之招而已若宏

敞璃琲此地亦曷可得而峩立莊嚴差足走數墮之野人而續香火小可之壇宇也二十餘年間余歲一二游風景亦自不惡特喜有眞安上人樸靜質實僅通言笑而俗味都絶余甚愛之以爲余游兩都寶刹精舍何翅千百其揲珊瑚珠而被服霧縠之梵子又何翅億萬課之茫無禪意良可非誚謂不如眞安木石塊然對之煞動元想余間留憇移時汲山泉啖糙蘽羊棗之實或月夜涼靜薄寒襲人耽坐不歸上人輒爲下榻余信宿高春方起起復供飯始去如此佳況亦安可忘我神宗皇祖乙卯百六之祲山左爲甚道殣如蠱所在相望石門

僧寧可留乎先是安上人化去弟子如興暨孫輩亦何
乞食四方數歲始歸歸則棟宇盡而烟火絶矣與上人
頗有師風復極力結搆宮宇如初亦旋化去其下緇流
數人益勤光復諸幢香火之績不滅疇昔矣余自海外
來憂病先後數年西山遊屐廢棄不親乙丑秋偶過其
下陟而憑弔焉殊爲愴然已而留憇如昔剖二瓜招衲
子與共微喜步出將下僧妙德指旁磨石曰此紀事石
也意若有請余不覺頷而許之乃侵尋改歲始走筆書
此嗟嗟閻浮舍衛曷問西東一片淨心惟人洗濯諸緇
流能紹爾如石如木之前人久之心珠瑩而智流可普

即渡火宅之羣生于彼岸胥爾能事于守斯宇何有幸
爲余勉旃時天啟改元之六年也姑鐫而立之四素山房集

摩訶頂看雲記　劉孝廉汝蕙錄送　劉鴻訓

雲之爲物幻矣哉傳云太山之雲觸石不膚寸而霖雨
徧天下嚮特聞其語耳今始親見之遊入桂臺之次日
或譚摩訶峯之勝且曰是長白絶巔可以觀海海如盃
可以望岱岱如礪可以賓日日如珠余心動遂偕趙子
雲章暨弟二人連騎行抵同路峪泉議暫憩以需來朝
余曰行也何蚤暮之恤或疑乏山輿余曰走耳奚輿爲
乃攀葛攬藤而上及至頂已昏黑叩僧房宿焉泉咸和

衣歛息俄頃趙子出使旋忽大呼曰諸公起起雲興矣乃升寺中高閣以眺灝氣冥濛大地一色不辨涯際羣峰僅露其髻自遠村近疃以逮佛閣僧寮悉墮雲族所謂如盂如礪如珠者俱不可見而彌望如絮如波濤僧從旁指曰某處且雨纔及山半耳衆俯視則雷電轟擊歷歷可辨聲亦不大震而峰頂則晴自若也未幾雲自下而上及遊人之足俄及腰膂俄及肩俄浮額上皆拂拂有聲然則飛仙御氣豈紿我哉衆咸詫謂生平遊觀此爲第一獨所攜酒爲奴所撲趙子憾之余曰是清虛世界自不宜著一點汚濁也適有人自山下來云今晨

雨泥沒屨方悟僧言不妄歸錄次之如左以備遺忘焉

賈侯禱雨記 順治十七年五月 國朝宮保尚書李化熙邑人

歲在上章困敦濟邑左大旱先是去秋不雨冬復鮮雪候者謂來年且苦雨已而不然又昔所謂旱必有徵如蒺藜出肥遺見又不盡然也我東人自兵卤而後瘠者尙弗能起而長山一邑則尤其瘠之瘠者先饑而饑先禮而禮蕩然已喪其樂生矣至是而邑之父老子弟相率而奔走於叢祠之間凡所爲索虵醫祈龍于暴尫而誠求者不遺餘力矣而不雨者如故也我侯賈公於是籲天而呼曰嗟乎古所謂捍患禦災致和言召祥者良

有司責也予實不職以貽厥咎于民何尤夫上帝寧忍
人哉予其致虔以告期三日必雨不雨予將辟賢者之
位以去耐何重困吾赤子爲遂下令弛刑禁停輸納誕
告中外咸俾戒嚴乃退而沐浴潔齋布席於庭身自曝
烈日中明日復往禱於長白之五龍塘塘踞山之絕顛
去郭五十里時久暵炎曦若焚塵埃坌起咫尺不辨牛
馬諸寮佐胥吏及父老輩相從者皆喘汗匍匐趾盡繭
蹩躠不能前而侯上下山坂往返百有餘里悉屏車蓋
徹騶從膝行稽首鵠望屏息質明而往未晡而還迄終
事無少懈也蓋歸而油然者寄西郊矣俄而風馭雲騖

侯曰嘻是果有旱魃者爲虐乎趨名吏草檄檄城隍且執神前二土偶械而縶諸譙門之左曰速返吾雨不且磔女矣語未竟而雨集甘澍沛然高下優渥凡田之隸吾邑者數百里沾足若一而宅邑之壤相錯者無有也蓋畫然若二天云於是邑之縉紳大夫洎諸三老士族將爲記若序者勒諸贔屭之石以爲頌而請於不佞曰吾儕以垂槁之骨辱侯之噓而肉我也固已獨是侯之禱也檄神縶鬼返風名雨以至剋期而卜時也斯非有他異術者不能不然而他郡守令何嘗不雩而燔柴而瘞薶而布而磔謂其坐感元應招格靈通孰有若吾侯

之弗從者吾儕食其賜而益以神明其人也公曷爲我誌之余不敏辱知於侯最深得侯之雨而藉以飽其老若稚也余又何辭雖然以是紀侯之德則可而神侯之術則不可何也侯之所以雨我者非雨之雨也魚陰鸛鳴不以測也積薪環艾不以苟異也詛龍封蝗不以致侔也夫吾邑彈丸一區非所稱巖脫乎蕭條三尸非所稱彫敝乎自侯之來而獄無穿墉之鼠家有尨足之麗不以一胥督催科而稅集不以一圜取鈎金而頌清詩曰芃芃黍苗陰雨膏之是侯之陰雨不自今始也然則雨人之與雨物不亦大有間而常雨之與暫雨不又功

相干伯而無可怪者哉其在書曰咎徵則狂恒雨若休徵則肅時雨若京房亦稱太平十日一雨凡歲三十六雨是陰陽之化坎巽之藏有時而窮而特不敢不以供仁人之名需俟豈真事夫驅神役鬼鞭箠雨師消息焉鬚學欒巴之噀爲哉故曰俟之意而非俟之術也爰泚筆以記以俟夫太史者採焉

慧先石先生神異記 康熙三十五年二月　檢討唐夢賚 淄川

乾坤清淑正直之士其來有所自出有所爲則其去也必有所往故山川雷雨各有攸司門竈戶霤皆有專祀而非以花榮木落爲二氣之良能也自先儒有人死如

風火散之說一若子不語神是爲無神也者而又不敢厚誣其祖禰於是作誠則有不誠則無之岐語而神道晦矣夫子不語者要亦可以語不可以語之類耳若云死如風火散主祀者誠則神在然則三獻百拜迎尸送神皆主祀者自拜送其誠也其誰欺乎先王百祀非以誣民今得於石太翁之殁爲神而發明斯義焉翁於陵諸生諱顏字慧先卒於康熙丁卯之四月廿四日未葬於八月念五日降神於家人云吾已爲桃源縣城隍祗候者至門可與酒食戊辰屢降云吾不索爾錢祗來故盧一遊耳爾等聽吾聲欸識吾聲平己巳正月初五日

昧爽大風忽有人呼云神至矣風至即吾至也何不起
上帝以吾正直命爲將前行已行吾其行矣每闡論幽
明一理但勉爲善勿謂誑語也大率降則有風或憑於
人或示於夢不一庚午七月忽降大笑云旧琮申矣聞
之者疑道所預言皆驗而疑者始信信者復驚以爲怪
事一日翁子進士過余借鴿樓述其詳請志之余因唯
唯自巫覡輩假托者之衆也而又有阮孚無鬼涑水無
魂之說以濟之於是少見多怪之譚橫塞於天下一若
於昭陟降原始要終之語皆周孔以神道設教不過愚
斯民使爲善而已因是上帝憐之或偶通斯事以示儆

如夢忽覺如醉初醒何惑乎疑信者之參半耶翁爲人外剛而內和不侮鰥寡不畏彊禦生平無聞閣燕褻之談惜生命樂賑施於殘廢罪囚尤所矜恤微至魚蝦亦買放之易簣之夕語人云吾俯仰無愧可以瞑目其生而正直歿而神明又何疑昔益都孫相國之薨也有武定徐生者三夢謁東嶽神君而皆有文定公之號語人曰相國則是也胡爲有文定之稱又有遠估行龍山道上見華燭紗籠擁衛如列藩亦曰文定公庸詎知易名之典亦陰隲之哉即先待贈公告終之夕邑東郭行道人皆逢輿從問之從者乃將任泰山云蓋先待贈公行

事絶與翁相類余小子狀述中可徵也夫東郭之人何所譽於寒家而嘖嘖相告耶竊嘗謂有一行而始終不易者皆神也徵之石太翁而益信

重修廟學記 康熙四十六年七月

本縣知縣陳憲祖南海

國家修廢舉墜勿論巨細皆官斯土者責也而急先務者厥惟學校學校所以尊先聖講道藝育人材明教化善風俗使圮而不修陋而弗飾有司承流宣化之謂何尚何以他務為今

上尊師重道稽古右文又復慎選學臣嚴核教職重以訓飭士子

御製芳文炳炳烺烺驚心駭目夫
聖天子所以崇隆學校者如是其勤且摯也大小臣工其
敢或隕越以將事歲壬午冬仲憲𠂤自平原調治長山
下車三日循例謁學仰瞻新廟榱題棟宇鳥革翬飛肅
拜之餘不禁踴躍起舞深嘆前之官斯土者與邑之賢
士大夫能急所先務也惟時鳩工庀材徜經營奔走不
輟視之則右廡未興也墻垣未備也櫺星未整飭而塞
門未建樹也爰捐薄俸以繼前功乃董事及邑之好義
者日亹亹而不倦嗣是兩廡墻垣櫺星塞門漸次告成
而學校於是燦然成大觀邑紳士進而前曰微前人莫

與經其始微君侯莫與落其成爲浮圖者貴乎合尖茲合矣君侯其爲文以記之乎祖謝不敏旣而謂之曰事經始于前人乎何敢貪功以爲已力雖然記者記實也諸君子道其實而記之何以文爲是舉也倡之爲誰氏起之自何年共勷義舉者誰乎始終任事者誰乎紳士曰倡義舉者前邑侯董公衍禧與闔邑紳士大夫也體邑侯士夫之意而募貲庀材者邑廩生貢士孫君起鵬也至創增吾夫子四配十哲諸像使人入廟而肅然起敬油然生慕者則邑人原任雲南督學使者趙君之隨也工興之歲年月日時皆庚辰落成於今丁亥孟春之

吉其間相繼經營捐資協事則又有前邑侯王公世聲廣文劉君廷試劉君中德韓君亮劉君杞及前貢士王君廷選等至于親督工作理材用人寒暑不輟克始終其事者則邑之李君山梁復義王有登三善人也其餘預修官紳士庶均請勒諸貞珉豈特崇吾道于千萬禩且使義舉芳名永垂勿替不亦可乎祖曰唯唯是舉也可謂急所先務無負

聖天子崇隆學校之盛心而官斯土者可藉以告無隕越之一端也請即予言以爲之記

重修名宦鄉賢祠並創建齋室院宇記 康熙四十九年八月

本縣教諭　顔光濬　曲阜

嘗聞本固者其枝必茂源深者其流必長理固然也若
學宮其
朝廷作人之本士子科甲之源乎修除黝堊司鐸者與有
光焉濬自丁亥歲承乏茲署見大成殿兩廡而外墻垣
剝落門牖蕩然至住宅僅草屋數椽湫隘荒蕪風雨不
蔽甚非所以禮聖賢壯觀瞻也幸兩淮鹽使松客李老
先生不惜鉅費名宦鄉賢祠則重修之齋房院宇三門
則創建之昔之鞠為茂草者今則鳥革翬飛奐又際令
嗣荊南康懿公完璞先生視住宅之地毁加意嫣尨不

數日而厥功成焉猗歟盛哉兩先生之一堂濟美樂善好義以視世之修浮圖建菴觀斤斤博好施之名者其功德之是非高下爲何如也如兩先生者始可謂知所本矣從來報施感應毫髮不爽則知先生後見科甲蟬聯纍纍若若又其理之必然者矣闔學諸子慕先生之義頌先生之德恐世遠言湮而人莫之紀也爰採南山片石勒功以垂永久此亦不沒人善之意也夫

周村義集記　康熙四十九年十二月　本縣知縣金鉽會稽

長邑素多顯達予承乏之初即求大夫之賢者思得芳躅懿蹤以表風規而端俗尚獨城南李氏莫與京焉司

寇公明政祥刑厚培國脉侍衛公仗節成仁光爭日月迄今四世五公一門萬石豐功偉烈赫赫朝端此不獨長邑之人知之者也長邑南十八里爲周村大鎭地不通夫水陸而天下之貨聚焉熙熙然貿易有經如遊化日余心竊異之不知其何能爾及適鎭西隅見司寇公祠不勝低徊流連因詢祠所由來建乃知昔鎭商等感德慕義之所爲也在昔市稅銀兩豪猾多就中取利商困難甦五絃大司寇子告侍養時於周村市力捐課稅暨刺史岱源公每歲代爲完納俾豪棍斂蹟不得橫行肆廛歷年久市儈之攫金者復出故智松客公爰以立

市始末請方伯勒石永禁爲鎭備稅世以爲常則斯鎭地僻而業盛不亦宜乎嗣是松客公出宰高淳歷秋官督鹺兩淮裕課便商而兩淮之感頌悉與周村等歲庚寅鞠躬盡瘁卒於官閩鎭遽道哀迎不杵不舂既痛舊德之難酬若益慮盛德之難繼也又幸際荊南蓮憲完樸公克承先志於是鎭補偏救弊多方來采其規模之宏遠更有駕乎前人者則斯鎭之興隆正未有艾也予訪李氏功德累世盆力口碑載道幾遍遐邇因即所聞芻記成帙一爲經濟錄一爲世德林蓋亟欲表之以誌景行且以勵風尙也適今父老連袂集庭丐余作記以

謂李氏四世德澤殷綿不倦向予譪譪言之余喜其與數年採輯之志有合也遂爲記之如此他若修神宇建橋梁蓄藥餌助婚姻捨絮襖施棺槥置義倉修學宮種種義舉四方德之又不獨厚於一鎮爲然者惜不能遽爲條舉而縷陳之也 以上舊志

李大司寇化像記　孝廉袁藩淄川

予讀書於陵李氏家塾蓋屢登大司寇先生之堂矣先生不以後進遠予時得聞先生謦欬具菩提性現宰官身儼然天竺古先生也今巳酉六月之念一日先生謝世予小子文登堂哭焉乃問先生病狀知先生示微疾

即絶藥餌但云數定矣一切家事片語不及念佛不輟
曰以手作印端然而化了徹生死無罣礙故古德不及
也越六日聞先生現化像趨往視之一在內寢一在精
舍先一夕因焚師言各布灰室中得盡諸奇異形狀先
生卧榻在室西偏北牖下像現榻前北首結跏趺坐寶
座兩重盡南壁下莊嚴端好面南向意若西顧兩雙辟
東現頂隆起細紋上出結爲蓮花又兩花出背底交覆
頂上濶眉廣顙修唇類古阿羅漢云肩以下衣紋細密
作个字狀用單行腰以上圓光如月輪週榻底盡北壁
下無毫髮偏缺紋如衣界雙行徧體瓔珞寶珠霏霏拂

拂辯雲之間若隱若現諦視則婉轉精妙葳蕤交綏下
及蒲團矣敷于地者滿室雲烟其中爲鸞鳳爲蓮花爲
寶蓋爲金爲葉爲蓮錢紋之細者如髮如追蠡瞻視閒
恍身入化城忘塵世也室之坑有三各現寶文在東偏
南牖者爲錫杖爲鉢杖則連環如印鉢則圓正如紺琉
璃一石錦袱藉之綺文連璵兩帶下垂宛如也再進而南
牖者爲盈尺貝葉進而北牖者雲烟鸞鳳紋如地上加
細焉自堂徂房七寶匝地雖布金給孤之園散花維摩
之室何以踰此精舍在寢後西北隅先生習靜之所十
七年來焚香修煉未嘗一日輟也現像如白衣大士跨

一鳳東南行幡衣後紆帶雙飄前向鳳之危冠豐尾如畫云字兩行奇幻不可辨異哉所云諸相具足卽非具足是名諸相具足者耶予小子何幸而躬逢之因念先生服官致政以來濟人利物廣種福田所得功德已於無量千萬佛所種諸善根一旦脫離色相真性圓明現種種色豈偶然也又聞先生之生也以中秋子夜月色澄瑩太公徘徊庭外彷彿一老衲自西趨入太公厲聲問之則先生已降靈矣其於人天去來之故明白顯易如此卽今太夫人年登期壽紺髮青瞳直切利天來者先生介弟侍御公客京邸佛現紅爐上經時不散其與

先生同一前因證諸後果不益信哉予小子目覩其異
若爲有緣因恭敬作禮而爲之記 李氏族譜

新建分貯倉記 康熙五十三年九月 平慶副使袁景芳 邑人

分貯倉者醒碞孫邑侯仰體
朝廷愛養元元至意爲之急公詳建者也先是
帝念二東地瘠民貧爰須積貯之令于德州東昌濟寧等
處以爲未雨綢繆之計歲壬辰大中丞蔣公謂積貯本
以備荒東省迢遞千里不通舟楫猝遇撥賑而車輛裝
載人夫輓運曠日持久其何能濟于是特疏請
朝請將積貯米石分貯各州縣大縣萬餘石中縣萬石小

縣八千石　制報可吾長係中縣應貯萬石牒下縣孫
侯蹶然起曰是
朝廷德意憲臺碩畫奈何其不計長久而善蓋藏哉因查
長邑倉厫如預備常平社倉俱寖廢無孜惟康熙三十
一年間前任楊侯置買王姓房屋二所現貯常平穀石
勢難兼貯于是再三籌畫相度基址見治東南隅有隙
地可以營造爲詳報上臺請建厫圖上臺以爲適獲吾
心也趣舉行勿怠爰建正厫三楹南向東厫三楹西向
西厫三楹東向又東西厫二座亦如之圓囤六座東西
對峙繚以墻垣棘茨並設自甲午七月朔日興工不兩

月工竣其物料纖悉必發現銀無浮時價其夫匠按日計值廪給豐備絶不費民間一草一木又恐吏胥滋弊槩置勿用始則親詣督工旣以入闈試士專委邑尉孫君敬菴暨鄉耆李崑山董其事而以親戚回諱館協教錢君眉允太學生浦君西眉李君凱元監其成此數人者皆練達老成能以孫侯之心爲心者以故趨事赴功成之倍速而築之倍固也余每見

朝廷法良意美之舉當事者或視官如傳舍苟且以塞責如吾侯之不擾民不慢事屹然倉廪垂之久久四野蒼黎食

天子之德者並感上憲之恩而且歌詠吾侯于勿衰也夫
是爲記

重建名宦祠記 康熙五十四年四月 本縣知縣孫衍嘉善

文廟戟門外有兩祠堂左祀名宦右祀鄉賢每當春秋
丁祭從七十二子後俎豆其旁奕世不祧者也康熙癸
巳歲余以菲才宰兹邑循例謁學見聖殿兩廡以及鄉
賢祠俱丹堊一新獨名宦祠鞠爲茂草所存者頹垣斷
垸而已木主移入鄉賢幾等寓公余恠而詢其故乃知
廟貌重新係邑紳完璞先生承先志修葺而名宦一祠
適以事中阻未遑也余不敏竊願鼎建之以成學宫壯

麗值完璞先生南遊未果越乙未塘完璞先生復理前說先生欣然曰是固余先人之志也得令君主持之幸甚因鳩工庀材委耆民李崑山董其役甫一月告竣落成之日余不禁有感焉在昔召伯之棠相戒勿伐羊公之碑見者墮淚蓋感人之性情者微矣今祠內諸公其人已邈其事已遙而謀其妥侑則賢士大夫皆踴躍奮興豈非當年之聚精會神撫字吾黎民者有以深入乎百世之性情也哉因漢南之棠而念名公之政因峴山之碑而思叔子之仁則所以為後事之師者瞻斯祠而愈知自勵也夫

重修范公祠記 康熙五十五年正月 孫衍

今上御極之五十五年久道化成崇儒重道特念有宋范國文正范公先憂後樂以天下為己任是誠明體達用可以紹洙泗而光俎豆也爰

詔天下諏吉正月二十四日置主從祀 孔子廟庭位列司馬温公之上知縣臣衍欽承盛典恪恭從事先期薰沐至公祠致告但見鳥革翬飛棟宇一新則公祠鼎建適成庠生朱長榮同范祠奉祀生朱廷槐朱廷森朱廷棟朱炌朱孔文朱復學等因進而請曰敢丐神君一言華諸貞珉以紀其盛衍退然謝曰衍之言以公祠重公

之祠不以衍言重也惟是土木甫竣而
特典新頒
聖天子之崇德褒賢何其深愜乎億兆之性情而若合符
節乎是不可以不紀蓋公之神在天下所謂水在地中
無所往而不在者至長山乃公遊寓之地誼同桑梓則
魂魄猶應戀此也故於渙汗之頒而知
聖天子獨見其大於祠廟之新而知此邑人奕世不忘也
嗚呼雲山蒼蒼江水泱泱先生之風山高水長此公記
嚴子陵祠堂語也可以作今日自記矣若夫立朝亮節
史臣載之甚詳生平軼事前人述之已備衍不復再叙

之敬歌數語用侑三觴歌曰

祠宇創建歷宋元明從祀鉅典肇于

大清范祠孔廡孝水中横有舉無廢奕葉精誠　以上舊志

重修文昌祠碑記　雍正二年　袁景芳

焦橋鎮東南隅舊孝河南岸有文昌帝君閣閣南向乃余祖及余叔祖捐資創建時康熙甲子承平日久歲豐人和擇鄉之俊髦及袁氏能文者校藝其中堂叔明經公丹黃而甲乙之迨後吾父中憲公設立義學捐資延師造就童子以故文事漸興人爭自奮庠序蜚聲極一時之盛自余受書以至通籍歷三十年如一日乙未余

讀禮家居每與諸伯叔兄弟登臨瞻眺仰荷神庥慨然
念祖宗締造之艱意欲大其規模增其舊制會奉
簡命効力西陲事不果然風韉雲鐙驅馳磧沙漠閒思
異日投戈講藝䌷桑梓勝地耿耿不忘癸卯春長男承
紡視余秦邸洎歸囑與衆公議鼎新董其事衆聞彤家
云帝君文星也宜居離面坎峙臺閣而拱少微斯奎璧
得位而文光顯耀矣訪之名匠信遂庀材鳩工逾月閣
甫成姪承敘武闈舉於鄉是年成進士咸以爲神人相
感良不誣云余至自西安族人量出己力踴躍協修復
增穿堂三間東西廡兩廊各數楹及大門照墻期年而

事竣軒閎壯麗巍然改觀焉今
聖天子御極之始崇儒重道恩加鄉會兩科又令增廣童子試額吾鄉之人幸生文明之世際此昌期且地靈者人傑行將聯翩鵲起應運而興緜詩書之澤於無窮而余亦得藉手以報前人與有榮施矣是爲記

袁太公祠堂碑記 雍正二年 曲一元邑人

從來人生行事可以動邦國而不可以致閭里可以飾一時而不可以垂後世乃若行孚中外德播遠邇生有榮名沒有顯譽含章可貞久而不替則非有厲俗維風發潛德之光者不能也封君袁太公詩禮貽謀孝友成

性懷仁爲質蘊義生風從祖廬墓七齡而饋饔飧代父
持籌廿載而勤耘耔推產以讓諸弟焚券以䘏貧民出
市廛之稅以集羣商移糴賑之粟以分窮佃捨棺施藥
建學延師樂善無倦容與人無德色鄉里待以舉火交
遊資其分金自安儉朴而淡薄是甘不矜報復而宥亦
以息持衡操鑑饒許郤之高風排難解紛抱仲連之素
志至其不欺闇室無忝屋漏則又如趙清獻焚香告天
事無不可對人言者以故積厚流光義方獲報榮膺祿
秩累受　褒封兩嗣君名登仕籍太公始終以清慎勤
告誡爲諄諄次君民部循卓著聲惜未竟其用冢君副

憲歷任多惠政爲今名臣碩輔而且芝蘭玉樹王謝翩翩悉奉太公之遺意綿箕裘於弗墜垂統緒於靡窮天之報施善人正未有艾也韓昌黎有云鄉先生歿而可祭於社太公既從祀於宮牆俎豆千秋矣冢君復徇衆人之請建祠於鎮之東以奉祀事元等居同里閈沐德澤而挹休光數十年如一日既撮土而奠焉因列其姓氏勒之貞珉以垂永久其將與峴山片石并傳不朽云是爲記

袁公祠堂碑記 乾隆二年 庶吉士 李甡麟 武定

敬亭袁公之歿距今二十餘年矣其里中父老子弟猶

頌其德高其行津津稱道弗置歲丙辰冬於其贈公祠堂側啟亭堂三楹爲歲時祭祀計已足徵鄉人思慕之誠矣猶復次公行誼鐫豐碑以垂久遠乃不憚數百里而乞言於余余色然異之以爲袁公去世且久而衆不能忘果何修致此鄉人乃慫恿而前爲余言曰公居家有至行事親純孝內外無間言與其兄憲副公相友愛終身如一日其爲人磊落慷慨好行其德里中貧乏及喪葬不能舉者輒指囷脫驂以賙之吾鄉人親炙其行沐浴其德願借著道德而能文章者以傳焉余聞之曰此古君子也因思公筮仕農部聲譽藉藉其殫心宣力

克盡厥職者載在政府非鄉人所能知余亦無庸贅今
即其修德行仁澤及一鄉之事亦可勒之貞珉以垂久
遠矣余又思碑版之事所關最鉅昔曾南豐有云托之
非人書之非公與是必不足以信今而傳後羊叔子立
石襄郡人人有墮淚之思溫子昇惟此一片石差堪與
語蓋以其事眞其文切而其行自傳於後今袁公以一
人之德而動鄉人之思慕若是宜乎有勒石之舉以爲
公傳後計也余旣嘉袁公之爲善於鄉能使人久而不
忘而又嘉其鄉人之慕義無窮而敦行古道也遂援筆
而爲之記

重修大成殿碑記

本省按察使沈廷芳荻林

我
國家本漸義摩百有餘年薄海內外罔不嚮風學校師儒之建詩書弦誦之聲達於四表而況岱北燕南近聖人之居密邇畿輔者哉然潛孚默化其機在上而振興鼓舞以時修廢則亦有司之責也長山儒學始於有宋紹聖元年歷祀六百有餘其間未嘗不以時修葺大都因其舊而塗塈丹雘之不从斯壞棟楹榱桷無可復用邑令鬱林文君宗玠思振興之以與民更始而邑之俊乂亦遂踴躍贊襄以竟厥緒而大成殿則在籍柳州太守

袁君承紉獨肩其任費白金千有餘兩於是廟貌輪奐
一改舊觀豈非
聖朝雅化入人之深其聞風興起者有不期而至者哉故
大道之在今日如日月經天智愚賢不肖所共覩矣長
山於戰國爲於陵地仲子灌園辭相之淸風尙彰彰在
人耳目吾夫子不得中行必取狂狷使仲子生當孔子
之世得聖人以爲依歸厠顏子原憲後升堂入室吾何
間然惜其明義僅在簞食豆羹而顧略於親戚君臣上
下宜其爲子輿氏所譏今此邦人士出事公卿入事父
兄服忠思孝一折衷於夫子盛矣其間卽有高明之過

亦當使知立身制行苟失之偏即清風介節如仲子者尙不足入聖人之域自必裁其狂狷進以中行勉爲聖人之徒無慕巨擘之目斯乃無忝盛朝教澤之深長及長有司修舉廢墜之意也余故因文君之請爰書樂石而俾刻之

重建奎星樓記　乾隆五年　雍正己酉解元張永瑗邑人

我於陵爲古齊名區歷代以來英賢輩出地靈人傑爲諸邑最昭代聖聖相承文運益開多士偉興黼黻鴻猷蔑前世尤超軼

焉城之𡿨門孝水近帶長白遙拱其上有奎樓建自有
明神宗之己酉歲是年相國青嶽劉公即魁鄉薦扶搖
直上游歷台鼎嗣後邑中科第聯綿繩繩接跡則信乎
鍾靈之有孚也明季疊遭兵燹城頹門圮樓已久廢邑
人咸盡傷心計必先築門垣而奎樓始可重建億費不
貲欲作旋輟者屢矣雍正己酉余謬領鄉解說者謂奎
樓觚以己酉今復以己酉領鄉解者奎靈實式憑焉況
今上御極以來百廢俱興茲樓尤關文治重建烏可已乎
余乃與同志者上白邑侯武公約善人士奇孫君讓庵
耿君有臻張君董其事余兄弟倡首於先大衆踴躍咄

嗟檀施羣力用壯不召而集經始於乾隆四年落成於乾隆五年春竣工之速如神助焉厥制上下三層兆聯登之吉門啟四方象闢門之規八角觚稜交窗瑣闥取文明耀乎八垓之義鳥革翬飛與長白烟巒而競秀璇題綉柱映籠溪雪浪以爭明從此霞蔚雲蒸多士之斯皇蓋奮鳶飛魚躍作人之雅化爾長雲漢昭回光騰閶氣河山鞏固承慶來茲矣是為記

重修景文門記　乾隆八年　張永瑗

且天地有闔闢山川有吐納通則行塞則止理勢固然聖人則而象之大而城郭小而里第莫不有門門之時

義大矣哉長邑舊列四門其南門曰迎薰取薰風南來之義迤東爲縣治又東爲學宮夫東南爲巽巽主文明古人之位置必有深意存焉但學門之外距城闕不過數武說者謂有面墻之象焉明嘉靖中邑令馮君愕然曰長邑爲海岱名區白山疊嶂孝水環波地靈人傑當不爽也而科甲落寞意者其在斯乎爰與邑中紳士約塞迎薰門而改闢於學宮之南廛其額曰景文與櫺星門相當自是科甲聯標蛟騰鳳起一時稱極盛焉嗣是時啟時閉雖曰人事豈非天哉歲在壬戌余以明通榜試用兩淮旋里將治裝南行忽同人王君椿石君寻遵

謂余曰吾長自壬辰科後迄今四十年捷南宮者杳無人焉盍開景文門以示更新之意乎余曰事由天定何以門爲主君曰天時人事互相表裏莫之爲而爲人也而亦天矣余曰唯唯乃請于邑侯而啟景文門並仍前迎薰門而存之五門互峙取五星聚奎之意越明年癸亥余自淮奉委北上紆道旋里見門址城堞煥然一新詢之則伯兄永瓚與王石兩君募緣而修之者也三君聞余至急來相省置酒譙樓邀余一觀以落其成夫風角之說固不必盡信但自學宮直南平正通達遠吞山光平挹孝瀨一若念餘年否塞休囚之氣爲之頓開者

則由此而連標奮翼翔步青雲不猶步康莊而遊通衢
乎遂援筆而爲之記

重修范公祠記　　優貢生朱廷棕 邑人

憶余總角始從先君子拜謁范文正公廟松寮槐蔭間
蒼苔古瓦剩覺湫隘先君子徘徊砌下顧余而嘆余時
雖無識然私維意念之深必以爲修舊起廢故後數年
廓正殿爲巍閎大厦首事者爲余懷范伯募取眾力益
以本族塋樹之植其事始竣蓋自康熙戊子之歲至癸
巳甲午間先君子偕同鄉高某創修永安石橋復以所
募餘貲增修寢廟於大殿之後及前之重門並起關帝

祠於廟之東南隅而余亦時得備奔走於其側自先君子即世遭大水之厄於雍正庚戌而東西兩廊及四圍垣牆皆滅没於廢草中余心傷於目擊顧蚊力苦以無佽至乾隆戊午迺復整修兩廊屹立周垣又添置砌道於堂基之下並建東西角門雖余領其事緊惟衆善是賴令與鏞姪景麒姪重修影壁墻內外二門又添置兩廊門扇正殿寢殿一切更新及甬路之廢缺並以石鑲其左右蓋煥然矣約計兩次修理需費五百餘金追維幼所記憶迄今五十餘年而余復以修橋餘資及賣祖塋之廢樹並賴合族共襄其事始得告成皆以繼先君

子未終之志而向之所爲徘徊砌下者寘寘之中其亦可少慰也已書此以敘所緣起及身所自歷又以示後之人庶無忘堂構之思也故誌之

義學碑記 乾隆十六年

本縣知縣 王業岦 直隸

古者家有塾黨有庠所以教民之子弟爲學也我

朝愛養黔黎崇儒重道務敦風化將以媲隆前古而遠復三代之盛屢

詔天下興修學校長毓人材內自京師外至府州縣衛有司奉行文教莫不粲然復興茲逢撫

憲朱臨馭東土且恐僻居寒素負笈維艱檄飭於四鄉人烟湊集之地添設義學業躬際雍熙職司民社教養

之要何敢或後爰考城南三十里地名周郵乃縣屬之中區爲闔邑之巨鎮紳商輻輳士庶繁衍竭其歲俸先爲倡捐並商之駐劄本鎮縣丞蔣慨然身任旋捐清俸爲之經始其事隨有樂善好義之鄉民賈文彩王作梅李世榮等施地七分一釐韓景范施地四分共爲一畝一分坐落鎮北之真武廟東側議蓋大門一間講堂三間書房三間住房二間門房一間厨房一間於是紳士咸輸里民樂助百工畢集不數月而落成矣延請行端文優者爲之師長其脩金膏火官爲捐給凡鄉曲寒微之士有志於學者聽其就業倘捐助續增生貲既富再

爲議停官捐以垂永久至於稽查課業鼓勵生徒有司之職也啟蒙養正訓詁有方師長之任也集義明倫進修待用學者之事也計算生息擴充楹舍地方紳士之義也所望諸賢合志襄厥始終庶幾人文日盛弦歌雅化之風復覩於郅隆之世矣是爲記

義學碑記乾隆六年　王業垲

致治之世首先文教蓋所以明聖學正人心端風俗萃民於禮義之鄉以共樂雍熙之化者也長邑士風丕振俗厚民良余承乏之方新興舉未遍辛酉春旋奉院檄廣興鄉學因商同署丞金壇蔣各捐清俸卜地城南之周

村鎮北創建義學以造就貧寒旣落成復查是鎮之南有李氏義學一所蓋已故商人李可杜之所設也捐資賃屋延師課士遠近就業生徒日益第規模未廣生息無常及今十餘載每思擴充置產俾子孫世守勿失柰有志未遂其子吏員李維則監生李維裕克承遺訓因於夏五月用白金二百四十兩置買本街宅基一處上蓋瓦房十二間草房七間不數月而告竣于是生徒有齋庖湢有所內外咸備而無狹隘之虞矣又捐其父塋側膏地六十畝爲義田於是脩脯旣足膏火克充生資有常而無匱乏之虞矣延師二人經蒙兩席選李氏老

成而賢者經司其事并恐子孫僾損怠廢呈請勒石並誠芳躅懿蹤可以表風規而端俗尙將使崇聖學於千萬禩而義舉芳名並垂勿替矣從此李氏後昆賢良繼起修飾增益之以廣先施之業而充濟美之心爲鄉士民之所觀感不亦可乎應將契券存房戶名改收義學糧賦官爲捐輸俾鄉民子弟達禮知書遐邇村莊巷歌戶誦共沐雍熙之化其有裨於風俗人心豈淺鮮哉是爲記

重建少府祠記乾隆十四年　本邑知縣王令遠直隸

長人士重建少府祠於河之滸而謁余以記余不佞忝

爲司土吏其庸可謝初不佞以辰歲孟冬捧檄來是邦
考圖籍知孝水遶城西一帶瀠洄與長白青翠相吞漱
時則沙岸蒲汀空明如繪然每當夏秋之際驚濤駭浪
一瞬萬狀旅人艱涉往來頗苦之舊有梁跨河滸爲行
者濟蓋自前令楊公鼎其成今歲久且剝蝕矣先是故
邑紳平慶觀察袁公慨然爲拓修計部署未既事而道
山遽駕哲嗣柳州公思先志之弗克就搆石庀工撤腐
易穿於是長虹直亘人絶搴裳患利濟及物則勛施爛
然不可泯社稷尸祝是宜有所歸而邑之人顧念少府
不置則以斯役之興昉自少府實合祀典不可沒也按

志云孝婦故沙底不能建橋元至元間縣尉孫君創築城西偏屢興輒圮遂自愧忿恨功之無成而以死謝當是時河患少戢其後楊公藉手以成事袁公踵跡而益光陰相之功少府不爲無助且今治東一垤蓊碣隆隆樹道左歷元而明而今小夫役人鮮不識少府墓址則神之所棲血食斯土也固宜夫士君子一言行之善足以爲世典起流連人懷往往不忍釋去少府以橋死二公繼其躅遂屹爲一邑利其視鄭國史起白藕諸君子雖其功之大小不必同而以死勤事少府獨于經之所云無有愧辭然則少府之有祠祠之於河濱殆出夫人

心之不容已少府有知魂魄應眷此也嗟乎河之始也濫觴奔流漩洑人人集而川澤合然後泙湃洶湧滙以爲海精靈奇傚貲利賴無終期而祭之則先河重始也孝婦故無橋少府死卒未有橋橋倡建于楊侯再鼎成于袁公而祠則于少府亦祭海先河之義云爾不佞謂是役也報德之忱於是乎知古道少府軼其名楊侯諱杰奉天人袁公諱景芳他義舉類多不載栁州公諱承紛平慶公之冢嗣也時在乾隆已巳黃鍾月長至前一日

少府祠記

已巳夏五月故邑紳平慶道憲冢嗣柳州守懋嘉公修通濟橋承先志也吾邑侯王公及縣中士庶碑而記之可以不朽矣因念元少府孫公當年以建橋未成死邑人哀其志為祠於邑治之東偏所謂以死勤事者於祭法誠有合也今已荒廢無存矣夫猶是河也猶是橋也少府不克成而後人成之豈拙於前而巧於後與毋亦少府一念為民之心上帝憐其誠河伯殺其怒而假手於後人以遂創始之苦衷則撫今追昔愈令人思少府不置也爰集同志鳩工庀材移祠於橋之東岸以報明德公而有靈目覩長虹隱快利濟當年未成之志可藉

是以少尉矣抑又考祀典所載有功德於民者則祀之則是平慶袁公以前凡有功於斯橋者皆有功於少府者也按諸祭法悉合而享祀一堂俎豆千秋也誰曰不宜莊平庠生楊世昌邑士許駿發李文孟會瀛朱廷樑孟元瀚趙欽承鮑國太李光祖程鈞李經邦

重修永安橋碑記　乾隆十七年　朱廷樑

永安橋之肇建自康熙癸巳歲今春秋凡四十易沙盪石圮時復霖注幾類鴻溝矣衆顧且慼非大整飭葺以濟登斯岸袒臂一呼則響應徹他境輦石鳩工晦明不少替乃數月竣事嗚呼觀其雁齒龍梁康莊偉麗被之輿謳亦云不朽矣是役也蓋起辛未之菊節其落成以

壬申九月其高廣視舊額各加二尺二寸其需費蓋千五百餘金諸捐助者碑陰題次以上並文令續志

天后閣記乾隆三十九年　邑令葉觀海閩縣

嘗考天妃所司者海也於宋建隆元年三月念三日生於福建莆田林氏紅光滿室異香氤氳至彌月不聞啼聲因名曰默漸長喜潔淨焚香禮佛有道士元通者授以元微秘法遂靈通變化驅邪救世駕飛雲渡大海僉號曰通賢靈女道成白日飛昇皆宋雍熙丁亥重九日也自是救世現身歷元迄明代著顯異金泥玉筒先後褒封我朝克復厦門得神陰助

勅封護國庇民妙靈昭應宏仁普濟天妃又以默相臺灣
取捷
勅建祠於原籍莆田湄川加封天后固所謂有功德於民
者也南直淮安清河臨口古有天妃閣閣下有閘其閘
洶湧澎湃濁浪奔騰往來舳艫虔誠祝禱得踰此閘方
幸無虞
國家漕運固賴神功而行旅商賈亦資呵護長山周村鎮
商賈雲集各行貨物皆出南省凡採買運載俱安然無
恙其爲商賈庇蔭者尤未易更僕數也泉商久欲建祠
虔拜因艱於地故遷延未就幸碧霞元君宮前舊有有南

廳基址衆商公議建立高閣五楹羣樓數間緣樓對列長廊環衛刹門僧舍罔不畢具爲周村闤一名勝工作鳩庀約費六千餘金皆出自外省本省客商以及紳士工既竣首事等屬余記閣所由建並攄姓名時代永垂貞珉余詢厥創始在乾隆戊子越七年甲午告成倡義董事諸公幾瘁心力然非天后之感人速而入人深烏能人心踴躍有此剏建也哉至閣之妥侑夫神與神之神益夫民則有非毫端之所能罄者矣是爲記

松山袁公鄉祠記 乾隆四十三年 本邑教諭 聊城 前官知縣 祝三祝

古稱鄉先生歿而可祭於社者斯何人哉其居官恪其

治家法其與物誠生則高其行歿則思其澤澤久而思深則廟食以誌不朽是故或於學或於社或配享或專祠蓋三代直道之遺所以崇德報功者於是乎在長邑松山袁公先世自明初由橐强遷玆土代有隱德祖贈光祿公祀鄉賢考贈光祿大夫平慶公有政績公其第三子也少侍溫凊舉動遵庭訓得二人歡事伯仲兄及兩弟友愛踰常誼至老無間袁氏世篤孝友公尤出自天性云工文章精行楷弱冠遊鄉校爲名諸生屢躓棘闈以例授戸曹歷正郎居六年告歸搆小圃於居南嘯咏以老或時徒步出入里門自視歛然也其宦戸部河

南司也河南題咨水淹田畝按例升科公知水旱無時
將爲居民累議令地方大吏如後遇水潦仍准勘實奏
免豫人知公建言至今尸祝焉又因所司條奏倡議頒
發官印契尾民間貿易便之遂爲定例公之裨益於國
計民生者如此居鄉持正遇事不苟同於人里中或爭
角不相下公一言剖之無不立解然愷惻和易與人無
忤人故樂與之親尤喜獎勵善類屠口破貲弗惜也有
修舉則率先倡義如承修學宮之大成殿縣西大石橋
村南孝婦橋以及捐置義學膏火指囷挾纊麥舟之賻
尤難枚舉里之人或稱之爲佛有追述之無不欷歔欲

絕者令歿後十餘年長公大司寇爲國重臣次蘭州司
馬雖早逝而季復嗣公爲農部郎
天子推恩錫命四世人皆知公之一門貴顯保世滋大而
不知積德昌後食詩書之報者其來有自也記言有功
烈於民者則祀之又國語載祀典曰前哲令德之人所
以爲明質也令公之建言者在生民之利病居鄉者關
風俗之淳漓德澤垂家庭善氣薰族黨於以開堂廡列
俎豆萃都人士歲時一展拜焉是固足以奉安公之神
靈而諸君子慕義懷仁襄茲勝舉亦可見公之感動斯
人與鄉人之崇奉乎公皆出於三代直道之遺意尤宜

勅諸貞珉永垂不朽矣三祀於公有猶子誼熟知公之生平故於其廟之落成謹拜手而爲之記

重修文廟碑記 乾隆五十三年 邑令蕭學愼孝感

長山爲於陵舊壤逈要三齊固古文學地也自宋紹聖初肇立先夫子廟歲時奉祀歷數百年以迄於兹增置更修典禮大備蓋風教之隆人文之茂所從來者遠矣夫道歷久而彌光制有時而或敝余忝蒞兹土下車之日循例謁學仰瞻棟宇周覽庭除多就頹壞西廡更蕩焉無存心切痛之卽與司教同寮暨紳士等僉議協謀計材量工以于役河工是以中止戊申春始克興役秋

九月而落成而向之毀者圮者廢墜而荒没者次第就理堂殿巍然廡序肅然欞戟森然以至名宦鄉賢忠孝節義諸祠均無憂滲漏以妥　先聖之靈培士氣之本守土者有厚幸焉當不徒廟貌生輝爲行過諸君子仰止而志敬已也是役也邑紳衿士庶各計畝捐資又得諸生以董其事家不惜費人不辭勞益知聖教之在人心能使數千年後感慕奮發不約而同將見人士篤生英才輩出其蔚蒸正未有艾也是爲記

重修關帝廟碑記乾隆五十三年　蕭學愼

蓋聞賢聖之靈久而彌著而忠義之感徵而實神邑西

關外舊置關帝祠廟臨孝水擁白山巍巍峩峩民人久托庇焉顧自中丞趙公重修後垂八十餘年風雨摧折半就傾頹祀事無光隕越滋懼其誰任之余忝膺民社四載於茲幸沾康阜之庥實切神明之戴捐俸百金為倡親至周村傳集各商[illegible]修葺焉諸商皆好義樂輸斂資六百金猶未足也爰持以付鹽當商俾終其事咸踴躍急公斷度經營不辭勞費工効其技匠稱其能不數月而功以竣夫修築廢敬民依而崇祀典守土者之責也若夫感於好善之本懷不惜其財與力以成一邑之功無亦有不得而强者將帝之神靈震於亘古忠義貫

乎人心潛移默召莫知其然而然歟余是以記之蓋重斯人之樂與爲善俾後之君子觀覽焉而感發於無窮也

重修文昌閣碑記 乾隆五十四年　蕭學愼

大凡侈棟宇臺榭之觀者所以奪耳駭目適情玩意其或昧神道設教之旨而黷於淫祀增其式廓愚夫婦奔走而鶩趨之二者均失至若無敢侈無敢黷抒敬其之志建正大之規而兼以寄登臨之勝者惟周鎮文昌閣得之鎮故有閣余涖長邑之六載是爲己酉紳士謀所以修葺之余嘗弁以數言勸樂施也是閣巍然屹鎮之

西南隅其地爽塏而明敞遙帶白山俯瞰淦水聯嵐含輝迴翔萬變席設於數丈之間而勝概溢於百里之外乃庀厥工乃鳩厥材棟楹梁桷之腐折者葢瓦級甎之破缺者赤白之漫漶不鮮者悉爲易之廟貌一新舊觀以煥已而增廣廈三楹書舍三間道房二間高閈閎厚垣墉縉紳度材工商覲具慕義赴功若恐不及迄於蕆事罔沮罔懈因念帝君爲天下文章之司命人物之權衡豈嘗私於一鄉一邑而此都人士亦豈嘗有邀福田利益之心哉特以聰明正直所在感人發於不容已動於不自知也夫莫爲之前雖美弗彰莫爲之後雖盛弗

傳茲閣之重建也以宣文教以共明神以徵好義而余蒞斯土得以時展拜其間亦與有榮施也已邑之人請於余曰願有記故記之

賀公捐施學田碑記 乾隆五十九年 蕭學愼

世謂義學倣於黨庠術序之制而其實不然子朱子有言曰老佛之宮布滿天下至於學校則郡邑僅置一區於是假稍廩請石經而與諸生講習於白鹿洞此義學所由昉也夫庠序設之自上者也旣廩之需藉經費焉而義學則必下有好義者爲之措置於盡善以此見學之不能一日已於人心而鄉隣風俗之美由此起也長

山淦水義學在周鎮北鄙創於乾隆六年有碑石顧經費多出於零騈之力故其事屢廢屢興寖以淩夷近搢紳諸君子慨然思有以大其規邑紳賈公維楷者於五十四年捐地官畝二十四畝爲膏火資而踵事之增諸君子復維持於其間蓋漸有常度矣是其屢廢而中興者豈非志於學而篤於義者衆與夫學一也而義學之較庠序其用心勞而力尤難集然有其舉之莫敢廢而結社以資之置田以益之誠不徒爲豪俠好義之舉而人才之成風俗之美舉以此也諸君子之所見者大矣肄業其中者宜何如奮發乎此余之所樂爲記也

周村重修興隆橋碑記嘉慶二年

邑孝廉王衍霖代人作

自泰山東北蜿蜒迴伏歷新萊淄博三百餘里至長白諸峯而南來之山盡東麓別起二小阜一曰鳳一曰凰其前舊有鎮市曰周村烟火鱗次泉貝充牣居人名爲旱馬頭旱馬頭者商賈往來停泊之所若漢口佛山景德朱仙鎮之屬以其不通水路無巨艦飛帆破浪翻風之槪故別之曰旱馬頭云然魚溝出長白淦河出鳳麓由西南分道而至統滙於鎮之西所謂興隆街者琳宮寶刹闤闠肆廠咸依遶崖岸而服賈牽牛負販而過者日不啻千百計實鎮之要津也跨水向有石橋規模稍逼

側值春冬水落僅足以通擔載或淫潦滂湃山水瀉激雖襟帶盈盈儼如天漢矣余嘗有事東郡路過長邑城南遙望峯巒向背輿馬聯接氣色形勢知爲齊魯間巨鎭相傳鎭之設已百有餘年自大司寇李公捐稅招商洊以愈盛父老多有能道之者鎭內橋梁固多而此尤爲四達戊申夏闔鎭倡議增修狹者濶之堙者疏之坍塌頹落者整平而興築之逆浪不驚長欄相屬即名曰興隆橋取義於地也夫前人萬功所肇豈有駕黿之虛後人獨力難成爭解化虹之技出此小慶安瀾借觀砥柱不特一境之人歌利濟焉豈曰懸絙以渡闊滄海之

奇觀造舟爲梁資行人之利涉已哉工竣捐貲支項各
載碑陰而余爲之記

陳仲子贊　　晉　陶　潛

至矣於陵養氣浩然蔑彼結駟甘此灌園淵明集

長山侯林放贊　　宋主客郎中　刁　衎

子邱明哲道洽素風問理當作禮之本為儒所宗東嶽稱美長山表封云亭告畢慶澤蕩隆山左金石志

按碑在曲阜宋真宗御製加封文宣王贊羣臣分撰七十二賢及先儒伏勝等贊此其一也前行題云林放字子邱魯人贈清河伯今進封長山侯贊　朝散大夫尚書主客郎中直秘閣上護軍賜紫金魚袋臣

刁衍撰